# 繹志 附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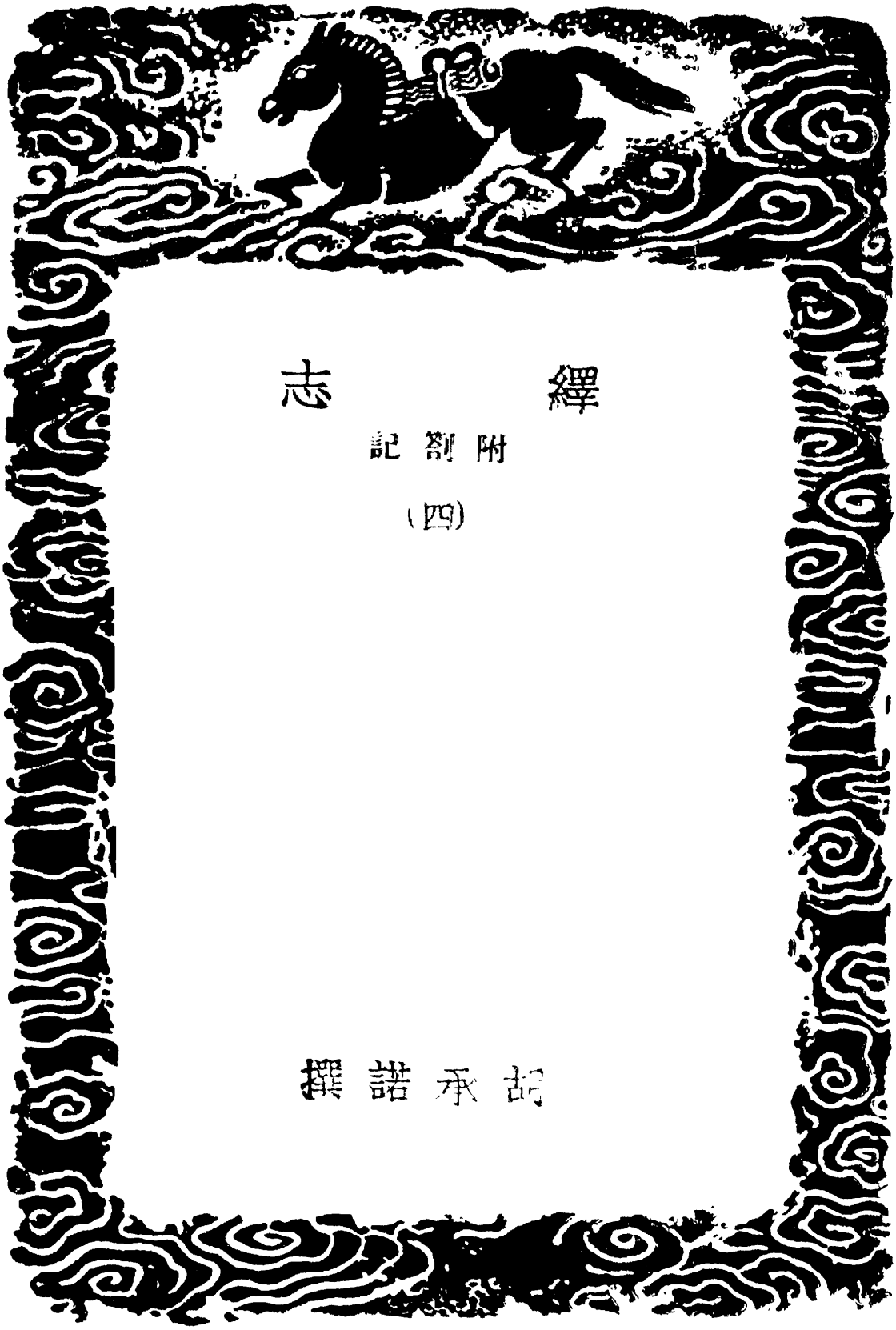
四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繹志

附劄記

(四)

胡承諾撰

# 繹志卷十三

## 父兄篇第四十七

顏之推曰。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令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嬖御。正天人閨闥。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誨諭。故君子家法。雖備乎聖賢之書。猶必申以話言。如施衿結帶。嚴父之訓耳。孝之小者。鄉黨稱良士。孝之中者。朝士稱篤行。孝之大者。則達乎天子矣。故天子之孝。以士禮通之。所以爲至德要道也。內則所載。皆天倫樂事也。牀幃之前。子婦肅雍。孫穉怡豫。環佩衿纓。紳鞞綦履。翼然立于其側。匪直昧爽爲然。其爲晨昏也復然。其爲冬夏也復然。和順從容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甲坼而舊榮。爲父母者。視天下之樂。無足易此矣。疾痛疴癢。自爲抑搔。不若孫子之快也。行步疾徐。中乎節奏。不若諸幼之扶持也。飴蜜旨甘。滫瀡柔滑。槃匜沃盥。敦牟履杖。時所欲而進之。不如溫以柔色之爲悅也。爲人子者。和豫以爲容。敬愼以趨事。聰聽以承訓。先意以迎歡。竭力致養。守身歸全。下堂傷足。懷數月之憂。夙興夜寐。存缾罍之恥。不貽其所不受。不瀆其所不安。致其尊不敢褻。致其敬不敢渝。致其謹不敢殆。有所營爲。勞辱其親之念。頃步弗忘。此孝子之志也。其或供養及時。戶庭相依。無王事不遑。無異方悵望。無饑寒生離。無罪戾貽憂。無期逝不至貽憂。無號呼求養。不得請于君相。而退自傷悼。不比于人。此人生之幸。不可取必于世者也。若夫恆舞酣歌。燕遊偸肆。淫朋比德。貪叨忿懥。汗漫突盜。嵬瑣詭僻。行之堅。言之

玷。否則庸駑劣下。不見取於人。親老窮苦。無一日之養。否則妻子不道。不能裁以大義。使遂其惡。皆貽憂之道。人子所當戒也。事君以道。事父以義。命有所不從。而不名爲逆。諫過以微。致微以敬。敬而不入。怨艾懲創。無所容其憤激。性之所近。意之所鍾。生則承順。沒則思慕。器物有褐藏焉。有展視焉。幼賤有常愛焉。尊長有常敬焉。劬勞胼胝。人之所憚。孝子處此。若有餘力。詬厲扑責。人所難堪。孝子處此。若有餘恩。將順匡救。人所難工。孝子處此。若有餘才。故曰。孝子不匱。非直不匱于心。常不匱于事也。事親之道。終于立身。立身之行。愛敬而已矣。凡親九族。平政治。惠鮮鰥寡。澤逮黎庶。皆愛之屬也。居上不驕。處下不亂。謹言愼行。恪共明神。皆敬之屬也。伐木殺獸。必以其時。豈必有濟于天下。亦云愛而已矣。不登高臨深。不苟訾苟笑。豈必有益于天下。亦云敬而已矣。常以愛敬爲心。則所行無過。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以治人則有用。以立德則有本。在上之人。不必更有教令。在下之人。不必更有學術。以此二義。博觀而近取。比類而知方。愛敬在此。感化在彼。上通神明。下徹物類。若鐵炭之相召。桴鼓之相應也。尊貴之養。嚴父配天。貧賤之家。啜菽飲水。苟義所自盡。其致美一也。修身潔己。不愧藜藿。穢名涴行。有慚黼冕。苟內省甚嚴。其無忝一也。正考甫之業。歸美弗父。何苟能身之所履。不近非道。其義皆相通也。季子之感。皋魚之哭。苟能貧賤不恥。守義恬淡。其理亦何憾也。父母之于子。愛之在心。不在其事。使之以事。不在其憐。導之以道。在乎服習。不在相強。羈丱成童。必就師傅。居處與偕。必擇仁里。朋友講習。必求良士。誦說討論。必務正學。臨財取予。必尙辭讓。役使僮僕。必多慈良。居官服事。必謹廉隅。父母之心。未嘗有棄子也。子孫不受教。所以教之者。

無不至也。鄭師克蔡子產獨憂。子國怒之。賢父之心。不以其子智略爲重。以醇謹爲重也。馬援教子。務在敦厚周愼。而戒輕薄浮華。王彖命子。悉取渾、默、沖、虛。俾其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又言輕貴者不可法。而澹守者可法。性行不均。得失相參者。不足慕。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者宜慕。陸遜曰。子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必取禍。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之道也。抑搔痛痒。懸衾篋枕。不簡之教也。柳玭曰。祖考忠孝。必爲名門。子孫驕奢。必爲覆族。德行文學根株也。正直剛毅柯葉也。慈孝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不可一日無也。金谿陸氏。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于家。故其家道之整。著于州里。房玄齡集古今家誡。以爲屏風。諸子各取其一。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凡此諸賢。莫不有益義方。而況兼善乎。父母于子。雖有惡未可棄也。舉以示人。不以盡言也。春秋傳曰。父母于子。雖有罪。猶若不欲服罪然。禮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左氏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杜預曰。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朱子曰。人倫之閒。若無仁厚之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諺曰。搏貍之鳥。非讙異巢。噬虎之獸。知愛己子。後世律令。亦有五服相容隱之條。義蓋如此。末世教衰。人不知禮。狀其子孫失道。如搏寇讐。如傅爰書。君子傷之。掩耳不欲聽也。故曰。君子以兼愛望人父。以友悌責人兄。非直崇長厚也。端本之道也。不可得而假合者。兄弟之謂也。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妻孥。而兄弟兼有之。惟妻子可以行意。其于兄弟。則有不可直遂者。此節文所從出也。故兄弟者。匪直親愛之府。蓋亦道義之門。是故其常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哀喪。無適而不自盡。其變也。死喪

相求。急難相助。外侮相扞。憂娛苦樂。無適而不相恤。此先聖教人處兄弟之道。人無兄弟。其孤特也。都非人情所堪。人有兄弟。其驩娛也。亦非妻孥所勝。賓客燕飫。非此不暢。歲時伏臘。非此不歡。王化雖微。而壎篪之和。亦足自裕。此先王誘之以兄弟之樂。所以常棣之詩。其志切。其情哀。委蛇漸次。曲盡人情。以竦動其良心。使樂聽從。所謂雅頌之音。感人者深也。聖人處人倫之變。不失義理之常。非有意爲此也。其心常平。其氣常和。隨所感之情。因而應之。久變而忽得其常。則喜其常。不更虞其變也。雖未必驟致大順。其所消融亦過半矣。不以小忿廢懿親。不以家釁告閫黨。不以齟齬絕天倫。不以不報靳平施。不幸而有閼伯實沈之憾。至于死喪。則釋怨而盡禮。不義其行。可以不與其勢。不啖其利。而無相絕之道。蓋人倫親疏之分。卽此心自然之天則也。予以自然之則。則無有餘不足之患。此所以不失常也。春秋書天王出居者。同氣至親。不宜有難。此人倫之變。世道之憂。故雖天子之尊。必凶服降名。以自貶損。是以謂之有禮。民閒兄弟。所以至于相殘者。莫非讒邪爲之。顏之推曰。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庶無頹毀之患。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矣。故人有妻妾而假合之端。自此而始。假合日益隆。天屬日益替。此不可不愼也。

## 宗族篇第四十八

族之爲義。歡喜相慶。急難相賙。死喪相卹。有無相通。疾病相養。親愛愉悅。而獄訟不作。生人之樂。王化之盛。孰過于此。然而閼伯實沈之釁。不絕于時。因而教猱附塗之刺。徧于天下。且聚族而處者。大率氣類不

齊。性情各異。求索太煩。尊卑相軋。是以近而不相得。則怨怒隨之。鮮能以親愛終。亦其勢然也。行葦、既醉、頍弁三詩。親親之道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殷勤篤厚。藹然肫然。故爲族姓者。感恩誼之隆。願以福之駢臻。德之高明。既有賢子。又有賢妻。所生又賢。一唱三歎。眞切懇至。信其爲家人言也。至于樂往哀來。悽然傷懷。勉以卒爵。俾終一燕之歡。以此卜祖德之隆焉。以此覘後來之慶焉。天下之家若此。天地無戾氣。四海無凶人矣。太和之氣。充盈兩閒。人受此氣。自然動盪薰蒸。故其相與。輒相期以吉祥。相慶以福祉。君子則思致福之原。故君子之福。能自得之。而不盡聽于天也。記曰。福者。大順之謂也。大順者。仁厚之風也。帝王以此居心。則仁厚見於天下。父母以此居心。則仁厚見于子姓。仁厚所在。百邪遠矣。衆善生焉。未有仁厚而天下不治者。未有仁厚而宗族不昌者。所以爲百福之原也。故宗族之燕。歡暢而不爲湎。備物而不爲奢。祝頌而不爲諂。溢美而不爲佞。先王立宗法。五世之內。冠娶必告。死必赴。有所維繫統屬。而不至乖離也。程子族人遠來。則大會其族以合之。雖無事猶月一爲之。古人花樹韋家會法。是其所取也。本先王立宗之指。用程子會食之法。則無離絕陵犯之事矣。或問于予曰。獨子可爲人後乎。應之曰。母弟之子爲兄後。禮也。繼祖者太宗。繼禰者小宗。獨子之伯父宗子也。以獨子爲後。是繼祖也。獨子之父支子也。以獨子自爲後。是繼禰也。舍祖繼禰。舍大宗繼小宗。非禮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則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正謂此也。然則獨子之父。可無後乎。應之曰。小宗無後當絕。何休言之矣。古者。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

後。邱文莊公取之矣。且不有攝主之義乎。攝其宗祀。待以歲年。獨子復有餘子。然後以一子繼大宗。以一子繼小宗。孰攝之。必至親者攝之。孰爲至親。莫親于己之子。出爲兄後者也。一世再世至三四世。皆可攝也。後世禮義不明。人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寧潛養異姓之兒。春秋書莒人滅鄫。垂戒後世。或族人利其所有。藉口獨子不爲人後。遂以羣從之子。攘而取之。名號所假。祼獻几筵之前。血氣所通。隔絕廟門之外。迹若有後。而實絕矣。鬼猶有知。能無莒人滅鄫之隱痛乎。是在有司。聽茲訟者。深之小人之無厭。宜以義禮裁制。禁羣從之攘取。明繼祖之大義。庶幾革貪昧。妥鬼神。若欲和調衰世。苟徇無厭之情。終非通義也。且立後之禮。必得賢者。則無降爲皁隸。與若敖滅宗之患。是以鬼神馮依。又在德也。詎可聽人攘取邪。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所云大宗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所云小宗也。何以昔宗之。而今廢之。蓋諸侯之子。爲大夫者。宗子世嗣其爵。支庶皆得食采地之入。凡在氏族中。無論親盡未盡。冠昏喪祭。皆告始祖之廟。廟在宗子家。故必宗之。是以百世不遷。無世祿則無廟。然廟則冠昏諸事。不告宗子家。故大宗廢也。小宗之法。因高祖廟所在宗之也。今世無廟。神主所在卽廟也。吾高祖主在五世長兄家。五世者。三從也。雖長兄亡。而子孫世奉其主。屬有祭告之事。必于其家告之。是以宗之。至于吾子。則爲親盡之祖矣。不往告矣。故其宗以遞遷。今聚族而處者鮮矣。五世之主。不祀一處。屬有祭告。恆苦隔越。不得不別立位于所居之寢。禮所當告。無復至宗子家。故小宗亦廢也。然則宗法之廢。爲日久矣。蓋與世祿相因爲絕續。有世祿者。不可無宗。無宗則

食祿之人。無所統屬。奸邪不軌。與游惰失職。雜處賢者之列。莫可分別。其患甚大。無世祿者。雖欲立宗。不得其維繫之具。則與路之無異。彼奸邪不軌。游惰失職之人。猥以宗子維繫之。其患亦匪輕也。且大宗之子。行輩常卑。有如童昏無行。辱及其先。奚取乎奉以爲宗。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也哉。故程朱亦本世祿言之。不及庶姓也。

夫婦篇第四十九

夫婦之義。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故昏禮主敬。敬則克終。克終則成物之道也。克終則延世之道也。六禮之接。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致敬也。贊見婦于舅姑。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亦所以致敬也。父母舅姑。以敬先之。內外大小執事之人。莫敢不敬矣。少子幼婦。所見無非敬者。莫不自處于敬矣。有父母舅姑之敬。而後可訓內外大小之敬。有內外大小之敬。而後可訓少子幼婦之敬。其始能敬。終身無不敬之日矣。嫁女非難。娶婦爲難。嫁女者。具資幣遣之而已。娶婦之家。內外大小。不可不敬。慢易媟越。雖冠冕之裔。吾必謂之委巷矣。恭敬儼恪。雖農野之子。吾必謂之學士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終而不敝。在乎敬焉爾。古者。男女氏族。皆擇德焉。非崔盧之謂。而鍾郝之謂也。新婦入門。以高山景行。致其慰勞。其世俗之情哉。故凡議昏者。小大不偶。非禮也。尊卑不偶。非禮也。少長不偶。非禮也。不必避焜燿。取清貧。但微察其先世。士農之家。子孫朴魯。親戚相依。數世之益也。游惰之家。子孫狙詐。親戚相聚。數世之累也。亦不必舍其邑里。遠之鄰封。他不具論。第以中

饋言之。婦人隆父母家。其天性也。嫁不越乎邑里。內外中表。燕好常接。雖有隆替疏數。不見其迹。若獨饗鄰封之賓。必有不期隆而自隆者。異同之見一啓。舅姑子婦。皆齟齬其閒。非所以道迎和氣也。若夫女之尤者。非其人不可近。非其德不可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天下至言也。擇壻之法。亦不必大遠人情。如詩所云。蹶父之事。必求壻家。土地肥美。物產殷阜。然後以女字之。亦足見經術之義。未始不在人情中也。昏家而論貨財。慊僧之行也。聘婦而求贅壻。臧獲之心也。古之行禮者。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貨財之則也。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賈誼謂之惡俗。秦之行戎也。先發贅壻賈人。後乃市籍之民。則知贅壻之風。黷貨棄禮。彼俗亦賤之久矣。且以女待男。非所以養廉恥。先配後祖。非廣嗣繼宗之義。婦已歸矣。而非其家。是無歸也。三義皆失焉。事之最悖者。士大夫之家。確乎不可行也。古者男女既成。苟非國家有故。未有過時無匹者。桃夭摽梅。獨紀聖人之化。亦以著男女之及時也。世衰道微。政煩吏酷。有軍旅供億之警。有徭役匱竭之患。雖有男女。而仇匹非時。所以綢繆采綠。諸詩于其喜之深。則知其曠之久。又有可歎者。先王教人。必使知儀家之道。而後爲夫婦。知成人之道。而後爲父子。一夫一婦。庶人不乏于室。妾媵有數。侯王不踰其制。故女子守貞信。而惡非禮。男子重伉儷。而賤淫奔。末世政教既衰。柔曼之傾意。恣其所欲。貴賤無等。取女過度。諸侯妻妾以百計。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列屋而閑居者既衆。苟合而輕棄者亦多。馴致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民閒怨曠既多。求匹非時。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而風俗壞矣。又有蚤昏少聘。不解以禮自閑。男子耽樂無極。女子席寵日驕。始則委曲順從。久且

互生厭棄。燕私既析。忿恨遂深。求爲路人。不可得已。家人之義。明內而齊外。明內者。好惡不偏也。齊外者。威儀不瀆也。君子齊家。先正乎內。以己視人。則己爲內。以身視心。則心爲內。正己者。所以正人也。正心者。所以正身也。古之育女者。既與男子。皆有胎教。于未生之前。迨其成人。則有師傅保姆之助。珩璜琚瑀之飾。威儀動作之度。其最備者。更有詩書圖史。以爲勸戒。其在家也。男女異長。自爲伯仲。示不相離也。今之教女者。鮮矣。既嫁之後。處閨閤之下。閨闈之中。慶賞刑威。文告意指。所不及也。非男子以身爲刑于。將誰取法焉。文王之化。及于婦人女子。莫不知道義之重。而忘其私昵。此必君子儀刑有素。足以爲法也。易曰。家人利女貞。非女自正。正之者。男子也。家庭之內。稱引綱常。教導禮儀。凡勢利傾險之言。不出于口。喜怒有節。動止有度。凡僭忒瀆嫚之行。不見于躬。父兄子弟。妻妾奴僕之前。莫不如此。所謂正也。若冒于勢權。貪于貨賄。沒于廉恥。爲害于鄉鄰。得罪于君國。雖其事不與妻子相關。要皆失儀刑之道。亦所謂不正也。至於謔浪笑敖。嬖妾所喜。伉儷所惡。儀家者所最忌也。中饋者。陰之養也。畜藏者。陰之利也。儀刑者。陽之倡也。嚴厲者。陽之壯也。庶人之家。勤謹治生。備物餉客。公卿之家。丈夫積德累行。以致爵位。婦人能循法度。不失內職。至于祭祀之時。終事有儀。少女能敬。而益見其德之盛。他若君子行役。獨處而思。猶必勸之以義。勉之以正。則男女各盡其道矣。匡衡曰。婚姻之理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由此觀之。匹耦若非其人。品物必有不遂。天命必有不全。此終身之憂也。人世不如意之事。未有非其自取。而牀笫之閒爲尤甚。雖成子姓。猶未知其負荷與蕩覆也。晉獻公滅其國而嬖其女。魯莊公釋父之怨。而娶仇人女。以終事觀

之。甚可危悚。最小之愆。猶不免恥辱焉。靜女之詩。其婦人相贈。而不知羞。其君子誇詡。而不知諱。衞之淫婦。既爲人所棄。不自咎失身。而責士無信。君子讀此而有感焉。政傾俗壞。至于如此。生其時者。賢士無良匹。孝子無貞母。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行。亦可知已。司政教者。宜豫爲之防。未可謂男女之私而忽焉。孔子司寇三月。魯之道路。幾于文王之化。夫文王之化。不可求者。婦人也。詠之者。男子也。彼皆不犯非禮矣。善哉先儒之言曰。色出于性。淫出于氣。君子持志以御氣。所以止淫縱也。且情之不能已。絀於義而自止。以義止情。勝忘情者多矣。此先王之澤。孔孟之學也。婦人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不獨多置妾媵也。其性情之中和。德之仁厚。律身之莊敬。皆凝福之基也。未有福大而子孫不衆者也。性辟戾則不中和。行安忍則不仁厚。專房闥則不莊敬。皆薄福之事。未有福薄而子孫蕃衍者也。媵女淺事。春秋書之。明妾媵之制。不可廢也。所以廣繼嗣。戒專寵。乃以不曠之故。任情而動。持身無禮。至于息胤微弱。骨肉離乖。綱紀廢弛。禮度敗壞。則祖考之罪人。人道之怨耦。乃知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書傳載之。以爲美談。不亦宜乎。陰陽之氣。感欲其專。應欲其至。不專則氣不聚。不至則精不凝。不凝不聚。故不能成胚胎也。又必問其正與不正。時與不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所謂正也。董子曰。新牡十日而一遊于房。年漸長則以次倍之。禮曰。雷將發聲。必戒其容止。所謂時也。正而且時。所生之子。亦必得氣之正。而邪氣頗類不與焉。如嘉禾靈草。麟趾鳳雛。自有埏埴。必非庶類之感召也。大夫以上不再娶。有嬪御以治內。可以不娶也。大夫以下。或事舅姑。或承祭祀。或主內事。故不得已而娶。今欲杜吉甫伯奇之禍。能如曾參、王駿

則大善。如不然。不假名器。猶爲得之。溺情寵授。而不知節。終爲釁尤。不可測已。朱暉云。時俗希不以後娶敗家者。此之謂也。帝王之道。不窺人閨門之私。不聽閨中葬之言。士大夫杯酒鄉曲。喜談燕私爲笑樂。原夫不敬伉儷。是以至此。有識者正色拒之。不爲過也。士大夫不嚴出妻之禮。是以育女無訓。取婦無擇。儀家不講求其法。女德無極。何所懲而不爲惡焉。夫以義合者。不義則離。故程子曰。妻有罪。出之何害。但語言之閒。不可令彼曲我直。自有含容之意則可爾。春秋內女之出。必謹書之。所以敬愼重。正終始。凜然而情欲之私。不得行乎其閒也。紀叔姬出而未嫁。夫家復請歸葬。春秋不削其事。亦所以示法云。

## 祀先篇第五十

祀先之禮。有義有儀。講求其義。所以一此心也。服習其儀。所以律此身也。愛敬仁孝之謂義。品物度數之謂儀。君子有過人之德。義之所發。無不摯至。是以鬼神日監在茲。此先王萃渙之道。先儒思成之指也。祭之爲義。莫重于志。志淸則物嘉。非甘芳之謂也。志慤則物重。非寶玉之謂也。志順則物時。非鮮新之謂也。以物之馨香。屏除內心之邪慝。以物之貴重。消釋內心之鄙賤。以物之時宜。節宣內心之和平。故春秋重志。志敬而節具。謂知禮也。爲宮室以居之。設木主以象之。陳玩好以娛之。薦芬馨以悅之。所以達死者之志也。聯親疏。敦長幼。以職事序賢能。以禮誼逮幼賤。以燕飲合宗族。惠澤洽遠邇。所以達生者之志也。祭之日。賓客修其容。子孫榮其事。擯相詔其節文。學士大夫。于此觀禮。于此道古。主人更無他念。盡其誠敬而已矣。祭也者。人道之常也。思慕彷彿。人道之愛戀也。饋奠祝嘏。人道之綢繆也。忠信誠慤。人道之敦篤

也。能盡人道。而後爲君子。能爲君子。而後能事上使下。祭也者。所以養事。使之德也。所以教事。使之學也。講究習熟于平日。安行蹈節于臨事。爲學之本務也。不可得而久者。父母之養也。天地萬物。莫不相禪無盡。獨父母之歲月。不得有餘于子。子之愛養。不得有餘于父母。一朝悔其不足。終身無望其足矣。故父母之年。方其充然有餘。子乃童穉。不足自盡。及其竭力耕田。供爲子職。或稍被一命。差致菽水。此時父母之年。已若竹箭奔流。不可追矣。子路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三復斯言。何痛如之。終天之訣一絕。毛裏之屬焉在。惟祭之日。始一相通。既苦爲時甚暫。又恐居心未一。若復慮事不豫。比物不具。終身無相屬之頃。宜揚子有豺獺之戒。皋魚有在野之哭也。天地之間。無時非理與氣。流行不息。然于賢者論道德之旨。則當置氣言理。蓋氣有昏濁。理皆純粹。仁義禮智之性。君子不謂命是也。與衆人論幽明之故。則當置理言氣。蓋理本大段相通。氣則一綫不假。鬼神非其族類。不歆禋祀。乃氣之不可假借也。天地山川。古先聖王聖賢之類。是理之相感也。要以承祭之頃。止當言氣。如天子祭天地。由與天地之氣通。諸侯祭山川社稷。由與山川社稷之氣通。蓋天地生萬物。山川出雲雨。萬物徧乎天下。雲雨澤乎一方。天子功如天地。諸侯澤如山川。故可云相通也。洪範庶徵。因乎五事。人之貌、言、視、聽、思。與雨、暘、燠、寒、風相感。亦氣相通也。祖考之氣雖散。而有子孫相屬。則氣復存。祭祀之頃。子孫心志專一。則氣聚。而祖考之神亦聚。故有感格。若非其祖考。氣原不通。此之心志雖聚。彼之精氣。別有所屬。何由通焉。蓋嘗譬之。猶是人也。有執贄而見者。有款洽而語者。有一揖而退者。有終日相見。若江河汎梗。適相值而已者。接覲之時。稍有不當。人我皆有憾。其

于鬼神亦然。匹夫焉可對答帝王。然帝王欲見之。則亦可對荅矣。有精神相嚮也。諸侯時見天子禮也。然天子不聞宣詔。殿門未許通籍。忽焉闌入。則爲罪人。精神原未相嚮也。故諸侯決不可祀天地。大夫決不可祀山川。士庶人決不可祀非族。本無精神相屬。忽焉致其薦獻。如之何其能感召也。祭祀者。杳冥之事。宜先求其理。有迹甚杳冥。理實粲然者。祖考之來格是也。有形雖陳列。理則幻妄者。浮屠老子之宮。像設儼然者是也。學者理之所在。以心求之。則爲仁人之饗帝。孝子之饗親。理所不在。求之以心。汎汎悠悠。不能相通。然猶無得無失。若專精獨好。必有鬼神所憑。而疾厲生矣。先王制祀典。但使渙散者聯屬。幻妄者杜絕。是謂知鬼神之情狀。既不爲氣之所屬。更不必言有其相屬之理。若深求其理。則天下之爲物者。其理皆可相通。必有狡獪之巫覡。値惑溺之夫婦。借相通之理。以實狂妄。雖明哲君子。莫能勝也。然必不可曰。吾之氣與浮屠老子相通也。與魍魎罔兩。妖狐厲鬼相通也。亦爽然矣。凡陰陽之理。陰非陽不立。故以子孫精神。聚祖考精神。而後有所馮依。若精神不聚。神必不假。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子孫不賢。神亦失其所馮。故傳曰。神所馮依。將在德也。至于祖考賢者。必能求福于天。以祐其子孫。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子孫賢者。亦能光大先靈。以受福于天。詩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此何與于非族。而受其狂惑哉。鄉人禳。孔子朝服立阼階。存室神也。存室神者。欲神依己無恐也。由此觀之。巫祝之流。不可號叱于家。恐致鬼神不安。怨恫斯作。祀浮屠老子之神于寢。非所云敬而遠之也。且神在宅爲中霤。在野爲社。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中霤之神。家之常祀也。今世不修。淫及二氏。妄矣。愚俗之事二氏。非不虔也。禮居祖

考之上。食甘桑門之饌。至於廢老者供養。減賓客恆豆。宜若凡事惟謹者。然而嗜欲未訖也。心志未防也。惡幾未毖也。貪墨而殲財者。奢汰不已。棄所餘以飯其徒。敝攘而籯金者。殺越未厭。裒所剽以豐其居。鬼神曾不譴責。亦未嘗默誘其衷。使遷善改過。鬼神非有妄也。禍福之爲妄。于此徵之矣。夫所謂鬼神。非世俗所云也。天地之間。凡有可見之迹象。皆鬼神也。以其有所栽培。有所傾覆。則謂有性情。有生長收藏以及物。有焄蒿昭明悽愴以及人。則謂有靈爽。有變化生成。則謂有功效。其實杳冥無形。所有者理爾。理之爲體。實有是無妄者。故鬼神在天地。亦實有是而無妄。但遠之而愈有。卽之而愈幻者也。尊之爲理。則益神。求之以事。則爲物者也。虐而求助者亡之徵。有而更祈者失之兆。非族而事者。喪宗之祥。中才之人。戾氣滿前。恬不知怪。而杳冥之物。反惕然戒懼。惟恐譴怒。則何爲者耶。古人毀淫祠者衆矣。未聞鬼爲祟也。知道未眞。狐疑芥蔕。久之妖由人興。不曰此心未寧。而曰鬼神見譴。漢哀帝是也。賢者深知鬼神。卽可祛淫祀之惑。深知天下之理。卽可祛鬼神之惑也。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見于經傳者。夷伯游氏是也。王珪不作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太宗立廟愧之。世亦以儉不中禮少之。故唐世家廟爲多。宋詔三公立廟。而有司疑難其制。惟潞公廟成。溫公作碑。載其制度頗詳。世所準望也。攷潞公爲相。請建家廟。事下有司。時蘇子容爲禮官。議曰。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廟祭也。有土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祀。是有廟者。止于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故必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級。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請考案唐人寢室祠享之儀。用燕器常食而已。以此觀之。作廟之事。非請于

朝。經禮官駁正。不可行也。雖有世官。而無世祿。亦格于無田不祭之例。不當行也。是以祠堂通行。廟制淺湮也。忌日者。君子終身之憂也。古人叔父之私。猶踧踖焉。況父母乎。朱子黲巾素服以居。不御酒肉。不樂不矧。夕寢于外。墓祭之日。哀省三周。再拜洒埽而後祼。皆後世法古者。郊禖爲祈子之神。蓋祭天于郊。以先媒配。謂曰禖者。神明之也。其儀以玄鳥至日。牲用大牢。此天子之禮。今民閒不可祀天。而祈子之祀。猶可義起。盍于春分設祭。主人夫婦。望空祈禱。用家庭常祀之儀。祀詞奠告。歲一行之。或疑其太疏。則祭以每月朔望。其禮稍殺。但告神而已。否則告諸祖考之主而已。今民間祈子之祀。輒歸二氏。妄誕甚矣。未有能正之者。

奉身篇第五十一

人受形有生。卽有治生之累。寒而欲衣。飢而欲食。爲嗣欲室。戴天履地。幼學壯行而欲仕。雖曰附麗以生。要皆生之累也。累之所及。與生終始。譬如窶人子。有所假貸于長者。窮年迄歲。奉其所舉之責。至老且死。尙齎逋負入地。若隨事取償。亟燔其券。不更舉責長者之門。則是人者。可優游而終天年矣。人之生也。以中年爲界。中年以前。處乎日增者也。割情去欲。逃諸人事外。聖人未許也。中年以後。血氣日衰。形容日瘁。親愛不常在左右。憂喜得失。逝而不留多矣。彼造物者。旣許我以日減。可減不減。或中絕而復續。以有限之身。殉無涯之役。甚矣其惑也。譬良田焉。春夏之閒。封殖嘉穀。鋤去稂莠。惟力是視。誰能禦之。秋冬之際。戒以零露。申以嚴霜。不惟稂莠不育。卽嘉穀亦不再殖矣。善乎田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

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鳴虖。冥行不休者。人罪之。年過不知止者。天奪之矣。石季倫金谷。非不麗也。平泉草木。非不侈也。田江南之夢。抽旃旄而抑兕首。非不樂也。東都車馬。漢陰冠蓋。非不赫奕。當時也。峴山之登臨。東陽之歔歌。非不稱道後世也。至觀後人弔古之感。與天地無終極。反怪昔時行樂。何其暫也。假令無此樂。則亦無此感矣。子夏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驕我者。吾不復見。有道之士。不當如是邪。形氣所美。而有弗得。吾爲之悵然。性情所共美。而形神未接者。吾未悵然也。事理所共。而有弗能。吾爲勃然。事理雖固然。而天機所本無者。吾未勃然也。苟能去此悵然勃然之心。物與我各有其美。能與不能。亦各有所能也。山林皋壤。志在避俗者。樂焉未嘗避之。而自不近俗。不更少一展轉乎。爵祿名譽。性斂約者。多所不勝焉。如其不勝。而自不營。不更省一堅忍乎。以黃白與棗栗遺羣兒。羣兒取棗栗。不取黃白也。以海錯與粢糲遺飢人。飢人急粢糲。不急海錯也。三世長者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深山窮谷之人。不行此以養生也。千石之鐘。萬石之簴。隱隱耾耾。如鈞天廣樂竝奏。彼擊轅叩角。未嘗不樂其樂也。治生良苦者。手可搏刃。奉養備至者。跣必視地。奉身不求贏餘。則居心亦少係戀。內境既清。外物皆退聽矣。勢利之好。痛自降伏。能使重者漸輕。迷者漸悟。不惟勢利不能入。卽日用燕器。亦隨具取足。無身外長物之健羨矣。一介之士。恆舞于宮。酣歌于室。始進之日。窮奉養之樂。聚貨財之好。莫不殃禍隨之。故易之爲書。自乾之謙十五卦。初六之象。無全乎凶者。獨豫之初六。直言其凶。不許以補過。以鳴豫也。初六卑位也。懽豫佚志也。豫不可鳴。卑位尤非鳴豫之時。以其反道而行。爲已甚矣。聖賢教人。誘以無

窮之樂。警以終身之恥。勸乎日進之功。驗乎昔賢之事。俾其天常定。其欲易足。其心無競。其所奉莫非義命也。蓋度形而求衣。量腹而進食。此口體所須也。其紛多猥積者。皆在口體之外者也。然則庸之所較量者。皆長物耳。曾是君子而不能忘情乎。況乎勞苦愉佚。今之所遭。向之所去。何不可釋。然公卿侍從。此之所矜。彼之所倦。何者謂之確然。知所遇之無定。安之而後可。知所好之非我。忍之而後可。且人之本心。原無欲者也。天下之物。皆非吾所固有。一旦相値。何所容其欣羨。何所容其厭憎。固有之心。守而勿失。亦不覺苦難。不覺矜奇。是以君子身無二事。事無二適。日用飲食。莫非清明之氣。何脂膏之好焉。苟道義既輕。俗情必重。或矜己所有。或羨人所有。世味彌深。心彌不愜。美溢于外。神危于內。貧賤之喪德。猶富貴也。富貴之喪氣。猶貧賤也。去彼取此。不亦宜乎。亦有初辭榮膴。後極泰奢者。蓋由辭榮之時。非能樂天。未免憤世。苟憤激未能盡忘。則藏私尙有其所。一念微動。終身所守。崇朝而盡失之。蓋由義不勝情。識不匡欲。故至此耳。故治生非能累人也。但隨才稱等。不妄爲趨舍斯可矣。又有不止此者。明君在上。人樂其養。闇君在上。人樂其貧。樂其養者備物也。樂其貧者備德也。備物者。天下皆泰。備德者。未能忘憂。此又在境遇之外者也。

養生篇第五十二

甚矣有生之難也。有陰陽必有動靜。有動靜卽有屈伸。有屈伸卽有生死。況乎五行交運。變化實多。人生其閒。以形體之微。入大鈞之冶。內與嗜欲相搏。外與陰陽相戰。身非木石。安得無壽夭。獨値其堅且久者。

不亦難哉。孟子夜氣之說。蓋養生上藥也。人一日中。勞形苦神之事。皆足傷生。幸而嚮晦。晏息形體。希靜精神。凝聚。故子刻之半。元氣復生。酒色過度。勞役過度。元氣微弱。雖得晏息。而子半所生。亦復微弱。不能勝旦晝之戕害。故養生者。不可不葆全夜氣。或取法天時。或節省嗜欲。或防六氣之淫。或避人事之煩。或積道義以自作元命。凡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逆。陰陽之爭。死生之分。其相競時也。一歲則二至爲重。一日則子午爲重。于斯時也。遠聲色。愼舉動。減滋味。息神志。以避沴氣。所謂法天時也。物所以養魄也。理所以養魂也。貧賤之致物也難。故常得全于理。富貴之循理也易。然每受累于物。魄彊而魂衰者。壯而驟蹶。魂彊而魄衰者。疾而不死。所以務節省也。陰陽風雨晦明。感于人者。人莫能避也。定其形。固其精。安處其神。雖在六氣中。常若遊乎其外。故六淫不能侵也。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作則象物。而動息則申儆而備。又聽樂有五節。致味有五齊。煩而不舍。皆能生疾。及時舍之。則節宣矣。故人事不可煩也。仁義忠孝。長生久視要藥也。廉謹退讓。全身遠害良方也。好學克己。老而不倦。不使吾身有日昃之象。雖非卻老之術。而有後凋之實。循理而動。造化在我。所以作元命也。天地之閒。生物者皆和氣也。鳥之伏也。微暖相煦。是以成雛。若火炙之則殿。草木之榮。薰風相蒸也。暖室焚穰。則驟花而遽枯。故易曰。保合太和乃利貞。禮曰。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人身亦然。所以盡性命之大期。亦在乎養和而已矣。有道之士。胸次灑落。翱翔千仞。事物喧囂。鮮不卑處其下。而塵累不及其上。存於中者。惟有太和之氣。更無餘念。安得不樂。樂則生矣。先王以禮樂治天下。欲使有生之類。皆得其和。故有食飲之禮。有房中之樂。

皆爲之節以養和也。任昉曰。神明在襟。履候無爽。能道爲用。蹈理則和。此養生之要也。聖人愼疾而已。禱祠祈禜。非所事也。病之作也。因血氣不能無壅閼。猶行路不能無險阻。險阻所在。御者下推車。蔑不踰矣。養生之道。調攝爲本。調攝偶乖。減省飲食。屏絕嗜欲。抑止思慮。靜以待焉。遲三五日。則正氣通。邪氣退矣。蓋三日者。以時紀之。甲子之半。五行已周。至五日則全周矣。五行既周。偏輕偏重。無不調適。是以疾無不去。易所云。七日來復者。以衝言也。衝者。天地自然之變。歲在壽星。而衝降婁。故知魯多大喪。陽氣起子衝午。故知南國蹶王。中厥目。皆以衝言也。七日者。與始事之日相衝。是以必變。病在人身。亦復如是。久而不愈者。服藥誤也。蓋醫能治疾。不能操起居之節。藥能去疾。不能扶元氣之衰。不幸品味偶乖。適足致病。不能愈病。故呂誨、廉希憲。皆以醫諷諫。實至理也。至于方士之藥。尤不可近。方士之藥。多主金石。金石爲物。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多端。如擇之不精。合之失宜。則粗礦燥爆。傷人醇懿。孫思邈云。藥勢有所偏出。令人藏氣不平。故郝處俊諫高宗。廉希憲規元祖。李東陽斥李廣。韓愈志李于。及邱處機。去髓添草。金盡貯鐵之喻。皆萬世炯戒。不可不愼。又且藥性燥烈。服之不已。必致性情卞急。喜怒無常。其爲伏戎。尤不可測。唐之中葉。屢以此敗。臣民所不忍言也。天地之氣。正則通。偏則塞。人氣行則百脈皆平。故容體端翔。若攲斜跛倚。必氣有不貫也。養生家必端坐。蓋外體端翔。百脈亦平也。道家收視返聽。取金水內映也。蓋木有榮枯。火有生滅。惟金堅不耗。水流不窮。故養生者取之。金鑠水涸。死期將至。故美色動魄。芳香悅魂。若遇道勝之士。皆下品也。辛酸二味。本乎金木。木主發生。酸則收斂。金主收斂。辛則發散。二味與

五行之性相反。必非養人者也。必用其相反以伐病。故不可多食也。用藥處方。皆劫去彼藏之氣。以益此藏。此藏既益。彼藏潛虧矣。比來漸悟一法。如某藏偶傷。則以稻米煮薄粥。稍糝腥血爲滋味。各如其藏用之。俾米氣入藏爲養。腥血引米入藏。庶幾有益於此。無損于彼。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是其義也。卦盡之年。元氣已竭。所以視息人世者。飲食之氣所延爾。如人雖無產業資本。或爲工匠。或爲傭作。或爲胥役。隨事取給。尚可粗足衣食。不至乏絕。但不可奢用。幾奢用而不乏絕者。老而必衰者。血氣也。神明在人。與日俱長。不當衰也。神明之衰。嗜欲害之。故有血氣未衰。神明已衰者。則知神明之衰。不關血氣。君子寡欲以養其神明。百年期頤。而清炯如故也。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然以意觀之。如一絕深之澗。卻當一躍而過。非有甚難。人苦負荷重擔。不能輕舉。跳躍所以艱難。宛轉不勝其憊。有道之士。能使所負之擔。逐歲減除。至于老之既篤。而此身輕矣。輕則易於飛騰。只如踰一絕澗。一躍而過。神志自如。又如一片瑩淨之冰。光明澈澈。煙氣薄之。消融而已。纔有一綫未瑩。卽有渣滓。留著器中。不能如彼消融。物欲未淨。愛戀相牽。其狀何以異此。否則負手曳杖。逍遙行歌。反席未安而沒。又何留滯焉。人有病革之時。生平所爲不善。歷歷自道。世俗或以爲鬼責。其說非也。蓋不善之事。平日常負疚于心。特以神能守氣。故祕于心者。不以語人。至于將死。神氣欲離。神不能控持其氣。心所伏藏。逐氣而出。非有祟也。所以平日收斂身心。納諸義理。爾時必不散亂也。

# 繹志卷十四

## 經學篇第五十三

經者。因古聖之事。明先生之教者也。經者常也。尊卑上下。陰陽剛柔。天地常理也。民彝物則。典禮命討。人君常事也。善善惡惡。樂治憂亂。生人常心也。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三代常法也。經曲常變。履中蹈和。物我常行也。常道明而人心正。常道行而才德全。故匡衡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也。易始宓犧。書首唐虞。詩紀文武之德。春秋東遷之後。禮之因革損益。雖百世可知。凡一經終始。皆天下大關鍵。非苟而已也。習學易矣。而思理淺俗。占筮煩瀆。淆于九師之旨。雜以焦京之學。否則察而不衷。以穿鑿害正理。如未嘗學易也。習學禮矣。內心未清。外體未肅。否則品節度數雖詳。其心則馳。日暮人倦。不暇深思禮樂之意。如未嘗學禮也。習學書矣。胷次淺狹。不能經遠。能經遠矣。不能精求帝王之心法。記問汎而不切。如未嘗學書也。習學詩矣。性情頗僻。詞氣暴慢。否則溫厚有餘。不斷以義。愛憎溺而不明。如未嘗學詩也。學春秋矣。譏之所伏。昧而不見。意之所是。陷而不知。不能屬辭比事。以明大義。其所褒貶。無先王之法。以正其謬。是非昏亂。下情犯上。紀綱反倒置矣。如未嘗學春秋也。故曰。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或失則愚。或失則誣。或失則奢。或失則賊。或失則煩。或失則亂。未可語爲學之事也。易

之爲書。卦者。言人之有是事也。爻者。言人所居之位也。一事而六位殊焉。六位之中。剛柔各有所宜。吉凶悔吝。于此而生。事有定體。人有定位。吉凶有定象。此易所謂辭也。事以時而遷。人以位而異。吉凶以德而易。此易所謂變也。因事以觀其位。因位以觀其人。因人以觀其德。此易所謂占也。君子無事之時。常取易之所謂辭者習而玩之。使其理粲然意中。知天下之事。千變萬態。而歸于一致。如日月、風雨、雷霆、寒暑。有目所共覩。非杳冥不可見。又以漸相及。非一旦狎至者。所謂觀象玩辭也。迨其身在事中。卽知所以處是事者。合于某爻則吉。合于某爻則凶。或先凶後吉。或先吉後凶。擇其吉者從之。其不吉者。及其形之未成也。而急改之。則爲補過。爲知幾。所謂觀變玩占也。文中子以革之初九自處。此豈揲蓍布卦。而後謂之占乎。蓋于有定之中。求其無定。所以示天地之理。變動不居。而本來固有之性。稍放恣焉。未必不流于陷溺。一時偶值之險阻。非不可以人力濟者。于無定之中。求其有定。又以見天地之理。莫非生物爲心。而人事之險阻。皆其所自作。雖利害生于情僞之感。吉凶生于愛惡之攻。悔吝生于遠近之相取。而天地之心。自始至終。生生不已。生生之謂易也。知其無定。可以破窒礙之見。知其有定。可以絕支離之說。此學易之旨也。易所以異術數者。以其能補過也。既知其過。則改悔之心已動。從而補之。固易爲力。然不可無所依據。故聖人作易。示以吉凶。使知所趨避。而濟其智力所不及。卽卦之象。可知已成之吉。凡行合乎象之吉者。卽無不吉也。從而占之。可知將來之吉。凡動合乎占之吉者。亦無不吉也。蓋吉凶之相勝。非並立而相爲勝敗也。持正以操必勝之權。偶有不正。亦必力返于正。不可狃于晏安。凡事委棄而自處不勝也。蓋世有

必當任事之人。人有必當任事之時。當其位者。于是非相雜中。精求有是無非之理。于成敗欲分時。深思有成無敗之策。此乘時當位者事。不容委諸他人也。內陽外陰曰泰。損上益下曰益。此事之定體也。九五爲在上之大人。九二爲在下之大人。此人之定位也。所謂易之序也。當居而安之者也。位猶是位也。家人之象。則以五爲正位于外之男子。二爲正位于內之婦人。此因事而位易者也。體猶是體也。剝之六三。則與君子並受其福。夬之上六。則惟小人獨當其禍。此因人而體易者也。所謂辭之變也。當樂而玩之者也。以正直之德。居君子之位。是謂人當其事。險難之事。濟以君子之德。是謂事得其人。皆所謂當位也。凡易曰位正當者。無不吉者也。君子而藏小人之心。是謂人爽其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是謂事爽其人。皆所謂不當位也。凡易曰位不當者。未有不凶者也。乾之上九。龍得亢矣。既知其亢。所不恐懼自抑損者。非易也。泰之六四。小人同心以陷正直。知其相陷。苟可維持善類。而不冒難立朝。使賢者有所芘依。亦非易也。推此類言之。無其兆。則當戒懼于平日。有其兆。則亟補救於初幾。非但取徵驗而神明其術也。此易所以異術數也。易者。天地之吉凶也。以意說易。是謂以管闚天。未有能合天也。解說倒置。吉凶亦倒置。吉凶易位。趨避亦易位。是教人以陷阱爲坦途也。以門戶爲羅網也。其害更甚於無易。故易不可臆說也。二帝三王之書。多故奏對號令。奏對人主之前。號令方州之內。非明白坦易。則聽受率行者弗曉。此立言之體也。唐虞三代。與人主圖治者。皆以見知統緒。生五百之期。積其誠敬忠懇。然後進說。故言皆本于道。道皆本于心。其敬天勤民。禮樂教化。典章文物之類。莫非傳心之旨。孔子生于其後。又從而芟夷繁亂。翦截浮詞。

所存皆宏綱機要。人主之軌範。顯明簡約。而可舉行。雖字句奧衍。熟讀爾雅。無不昭晰。合而求之。一篇之旨。析而求之。一句之義。後人謹師之爾。詩之爲書。天子采之。諸侯貢之。太史藏之。取其感也。先王教澤行。其人皆得性情之正。以正遇正。則能感矣。先王教澤不行。閭里風謠。大率流于放蕩。作者不能由乎性情之正。學者未能忘乎先王之思。以不正遇正。則亦能感矣。感乎正者。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廣教化。美風俗。其不正者。使人知流湎淫辟。傷害彝倫。毀裂防檢。壞亂心術。穿鑿禮義之不可爲也。亦同歸于正矣。或教化雖不正。而先王餘澤未遠。斯人善善惡惡之心。不以汙上。反而自傷。疾今之事。以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則亦足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也。孔子刪詩。凡無益之辭。削而不錄。餘則善者固載。惡者亦載。蓋詩也者。聖人以誠動物者也。感以積而遂深。聲以滿而後發。是之謂誠。物爲誠所動。莫能自固。是以讀之而喜躍。尋繹之而和平。移易性情而不自知。不强人以不足。就其有餘者。而道達之。故有快心之樂。舞蹈之趣也。先有其德。而後從事于詩。則性天所動。時出不窮。德日新而用日廣。卽使先無其德。但能潛心于詩。以俟性天之忽動。引伸以盡其致。亦能溫厚爾雅。恬愉深至。所遇皆亨嘉之境。所行皆坦蕩之途也。風者風也。巽而能入。披拂而可親也。賢人君子。知時之不能不變。而不忍其變之至此也。知舊俗必不可復。猶不能已于懷也。是以咨嗟詠歎。如風之巽以入也。雅者正也。聖人之言。聖人之事。天下所取正也。與下之人言。懽忻和悅。以盡其情。告于先王。恭敬齊莊。以發其德。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人事之大得大失著焉。至于變雅。亦皆時政之大端。賢人君子。雖有憤世疾俗之情。而無反道悖義之指。循而

行之。可以正身。推而廣之。可以正俗。是以謂之雅也。雅聲者。天地之正氣也。風則天地之噫氣也。幽王失政。正氣微而噫氣作。故王國之聲。雅降爲風也。頌者容也。三靈未順。其容壅黷。人物未康。其容黯澹。必也盡其精白之心。集其和平之音。使戾氣全消。民風盡樂。雜念俱除。士習皆淳。而後爲學之所止。故以頌終焉。詩之美刺。何以必出于諷諭也。君尊于上。臣卑于下。諂諛則不可。直諫則近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至于幽厲之後。天下俗薄。人倫道喪。閨門之內。鄉黨之閒。其恩禮皆不固。苟有忿恨。則棄絕之。不復溫厚悱惻。以相諷諭。而求其改悔。以此推諸朝廷之上。諷刺之旨。當亦盡廢。不獨王業既微。史官失職。不能有所論載矣。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猶以其詩存焉。故也。禮之爲書。聖人既竭心思焉。以物揆我。而無不會嘉也。以我始物。而無不曲盡也。法之所禁者。大爲之防。義之所安者。事爲之制。故學其書者。有所可據。有所可守。據者。如胥史之據文案。守者。如將校之守封疆也。修文而不修意。則王者之令日替。習儀以亟而遺其本。則士大夫之習日偷。華實之辨亂於上。天下乖錯之氣。必結于下。美好之物竭于外。人心不正之端。必滋于內。聖賢教人。自周旋俯仰。灑掃應對。以至輔世長民。莫不以禮。而道德可純。天下易治矣。傳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謂學禮也。故孟僖子知孔子。以正考父鼎銘卜之。韋孟傳詩禮于楚。而郊廟之制。卒正于玄成。盧植學爲儒宗。而諶撰祭法。藍田呂氏。關中言禮者所推。一代皆稱其家範。蓋其爲業。文字繁多。原委綿遠。非可涉獵取名。必積數十年之功。而後綜其條貫。故其遺澤。不一二世而遂已也。君子按其器。識其物。存其數。立其文。具訓於蒙士。安知無一日焉。反本復始。盡用先王也

哉。此王通所咨嗟而不忘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易之精微也。皆可循文知義。惟春秋不然。義隱于文中。指繁于事外。多于義畫。而無陰陽可見之體。詳于孔壁。而鮮俞咈相商之據。褒貶同美刺。而不若四始之抑揚。法象同天地。而不若三禮之昭著。夫是以讀者茫然。指歸莫測。說者紛然。是非靡定也。春秋未作之前。國君惡先王之法。而去其籍。魯秉周禮。典文備物。史官有法。孔子因以成其書。以明周公之制。以盡天下之變。因與可以立功。就敗可以成罰。日月可定曆數。朝聘可定禮樂。備列人道以明天道。而褒貶予奪。迺其中之一節爾。以可見之事。測不可見之心。使爲惡者無所逃。就已成之事。原其不得已之意。使爲善者有以自熟。于其指。則好惡自公。是非自平。君父必愛其臣子。而天性不傷。臣子必不得罪於君父。而以疑似之道義。陷溺厥身也。討惡人以明道。非有憎于所討也。貶善人以明道。非備責善人。如世俗所云也。不賢之害道。人知惡之。必不與同行。賢而害道。恐人不知其害。反以爲道。必與同行矣。聖人憂之。是以雖善人猶有貶焉。實與而文不與也。若夫戰伐之事。所害尤多。是故春秋之法。雖善其偏戰。不若善其不戰。主客先後之閒。予奪見焉。今人去孔子遠矣。所可詳者。三家之傳也。經文太簡。庸得不據傳以通經乎。三傳之中。有例焉。有義焉。義例者。虛以待事。方以齊物。上下比以從宜者也。義例所在。不敢徇我見之私。而後與聖人無私之心。庶幾相遇于萬一。若不以義例裁之。一是自爲一事非。如銖銖而稱之。寸寸而度之。不惟無以合聖人之心。且恐緣是以誣聖人之言。三傳者。惴惴不敢誣聖。故不敢以私意亂聖法。一歸諸義與例。以自律焉。穀梁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

形。此無他。遠蔽其明也。生乎後世。而測孔子。亦遠而無所見矣。先定其義與例。然後可揆度諸事。不定義例。概以己意測度。此游夏所不能。而況諸儒乎。雖三傳之中。亦多矛楯。要之各自爲義。以彰大順。因時制宜。皆足濟天下之務。學者深思詳記。以待施用。不必較量異同也。左氏發傳之體三。而爲例之情五。公羊穀梁。每持一義。更數十條。皆可相通。若一事自爲一義。善惡紛而取舍亂。潔己自嚴者。側身踽步。猶恐陷于惡。言僞行僻者。假借依附。皆有以自託于善。其弊使賢者不能以功覆過。不肖者。得以逃遁轉徙于其閒。此大失春秋之旨者也。故宋神宗曰。春秋未易可通。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正謂此也。

史學篇第五十四

文中子曰。聖人之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卽其所制之事而思之。究其興衰而勸戒之。明其邪正而是非之。過此三者。非所急也。故作史之法。吾必以班氏爲宗。所謂愼覈其事。整齊其文也。讀史之法。吾必以呂氏爲宗。所云先識體統。後求機括也。太史公作史記。盡紬金匱石室之書。而所據者。尙書、春秋、國語、世本、戰國、楚漢春秋、爲書者凡六。以六書爲幹。餘皆枝葉。班氏作書。自天漢以前。皆用史遷之文。此後則劉向、馮商、揚雄、所撰。皆一代大儒。而後書可信也。後之作史者。當以國家實錄爲根柢。而輔以名臣奏疏論議禮官謚議。正人君子所述行狀。所表章人物。此皆信實可據之書也。他若野史之類。恐多不實。不可盡信。宜知辨焉。然實錄亦難言矣。唐太宗欲觀起居注。褚遂良、朱子奢、止之。不從。宰相不得已撰次以呈。所

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此日起居注。即他日實錄。是實錄有微詞也。韓愈作順宗實錄。當時謂其煩簡不當。序事拙于取舍。穆宗、文宗。皆詔史官增定。而李漢、蔣係。皆愈壻也。適在顯位。故改作者難之。韋處厚遂別作數卷。是實錄有二本也。章惇、蔡卞。謂神宗實錄多誣。遂加考問。一時史官。莫不貶責。而攸等遂施改易。是實錄有改本也。明太祖實錄。凡三修而後成。焚其草禁中。副本藏文淵閣。是一代實錄。未嘗與衆共見也。凡疏留中者。例不得登實錄。所以謝鐸檢章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綸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力請于總裁。竟不可得。是實錄所不載者。嘉謨嘉猷。無從蒐羅。以此觀之。實錄焉可盡信邪。行狀謚議論讚表章之類。爲文者。既非六經古道。紀事者。亦非遷固大義。如韓愈欲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李翺欲使富貴而功德不著者。無復聲名于後。貧賤而道德全者。當使烜赫無窮。其說善矣。然文士之習未除。則意見紛多。臧否任意。苟善惡之實。纖微未當。則含寃泉壤。抱慙簡策者。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脫有存亡。猶可互相參考。脫有曲直。亦可互相檢正。今則一歸柱下。此外無從附益。故官卑而節高者。概不表章。往往失傳。程子所以有循良寥落之歎也。史家所重者經制也。王隱述作多而經制少。論者猶有憾焉。李延壽之書。司馬公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然則紀傳雖詳。而典制太略。亦缺陷也。史有三事。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回醜行。故孫樵曰。宰相升沈人于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于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蓋史官之權。唐人猶毅然爭之。宋則默然。至胡銓論其失職者四。一則人主不當觀史。而記注必先進呈。一失職也。宜立

蝸頭之下。不當遠在殿東隅。二失職也。獨立後殿。不立前殿。三失職也。閤門以無班次拒之。不得直前言事。苟欲有言。必當預牒。故往往屏退者多。四失職也。然則史官失職。自宋始也。作史之法。當使帝王之道。燦然可見。天人之心。通達無閒。定衆理之極。勿使紛多。令人靡所適從。陳萬事之序。勿使雜亂。以誤人于當幾。雖在亂世。不善之事良多。而秉道懷義。不乏絕于時。乃天地生生之機。辰在剝落。猶不訖斬。記事者不可不爲綴緝也。凡所論議。經古今而明大略。不得以私意感激。自寫悱憤。發抒意氣。無關萬世大防也。里巷傳說之事。不可盡信。必徵諸國家典章。如信陵君答冠諸侯。不過出游客之口。本不殊里巷之言。惟有高視卹典以爲徵。則史家作傳。不爲委巷。此亦節目之大者也。國惡有諱。必微其詞。則不害義。或旁有所見。愈不嫌深隱其文。蓋愈深而實愈彰。則義不害矣。不然。宸官諱之。野史傳之。後世據野史。而以小惡爲大惡。則欲益反損矣。恩怨之事。雖若甚微。然往往纖細必載。蓋使後之君子。敬小愼微。有所忌憚。不敢爲惡也。若夫太史公爲三代世表。詳略互陳。其詳者。用孔子作春秋。紀年正時日月之義。其略者。用孔子序尙書。略無年月。或頗有。亦多闕。不可錄之義。蓋史家凡例。未有無所據于前。一旦獨創者也。史法以雅爲正。不雅則誕妄姍笑。不知紀極。史遷不載黃帝以上。朱子不取南北二史。甚譏其不雅也。杜預曰。左氏之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緣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然則史家所載。但以治亂興衰。及言行大節爲主。此外行文之美。不過先之以首事。後之以終義。錯以合異。緣以辨理而已。不屑屑爲前人作年譜家傳也。此作史之法也。一代之體在寬。雖一二事之嚴。

不害其爲寬。一君之體在嚴。雖一二事之寬。不害爲嚴。此統體之說也。國之盛衰。事之成敗。人之邪正。皆當于幾微疑似閒。察其所以然。此機括之說也。統體者。治事之法。察其偏勝與流弊。則可以立大中。機括者。補救之方。補救前史。則可懲戒後王。凡大端得失。載諸典册者。忠佞奸貞。自不可掩。而是非之定論。亦灼然矣。興替邪正。坦然可見。而才智之增益。亦優然矣。不宜摘出篇中一義一句。以證其全體。翻其成案。此讀史之法也。若夫作史之弊。誠如劉居巢所云者。史館之官。置局駢處。愛憎不一。筆削互爭。既不可兩存其說。又不可專用一家。勢必遷就其詞。爲二家騎驛。所以格天之業。遲疑于聚訟之管。鷹鸇之擊。寬假于彼我之懷。賦性仁厚者。常欲假人羽翼。學問深刻者。輒輕用其斧鉞。不能盡符五經之指。卽不能契合聖賢之心。難矣公矣。愼而大指已乖。盡失古人面目矣。況心志乎。古者天下之書。皆上太史。片言隻字。無不萃于石室。後世既入史館。而後求書天下。輶軒所至。幾何其不遺漏。縹緗所聚。幾何其不高閣。不幸行狀未通。後嗣頗微。縱欲蒐羅。無從可得。至于隱德之士。賦性孤遠。洗耳沈淵。尙恐不愜其意。安能致諸青簡。更有已往之代。文獻散佚。倘欲尋求。則非亡國之裔之事。而易姓改物者之事也。脫或淹久不收。羅風雨水火之災。而不可復具。則曰天子失官。不云挈瓶失守。此二蔽者。記錄往代。所同病也。又敍述祖父之事。而與子孫共立于朝。褒貶予奪。易致怨謗。故魏收始有穢史之譟。後有回互之譏。又其甚者。身死之禍可鑒也。且作史者。皆授指監修。而監修與史官。互相推避。莫適授簡。苟有愧心之事。必不令史官直斥。脫在疑似之閒。必不以己受責。爲人受過可知也。此二事者。纂修本代。所同病也。故史通四十九篇。史家要

書也。又史有三長之語。至今以爲篤論云。

著述篇第五十五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不居作之名。不辭述之事。居作之名。亟于著種。非道也。辭述之事。怠于居業。亦非道也。聖人之心。不操而自存。賢人以下。操之而後存。著述之業。所以爲操存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聖人之情見乎辭。其大指準此而已矣。天之所重在生。故開導生人。使各正其性命。人之相治以位。故匡拂人君。使不失其崇高。君能愛人。而後可長守位也。故進于黼扆者。寬猛殊施。總之以德化爲先。刑辟爲後。財之所在。人必趨之。故施諸命令。必以崇儉務農爲先。至不得已而禁民爲非。懸諸象魏。申以訓戒。皆使不陷于惡。古人著述之旨。莫非宣天地之化。匡人君之失。守位而愛民。理財而禁非也。舍是無所爲著述矣。是以取則天地。歸本皇極。禮樂法度。皆可昭然示人。森然裁物。示人者人共信之。裁物者物共尊之。秉公道。執大義。儼然受人尊己。而不爲泰。如水火焉。偶乏絕一日。則無以爲生矣。存古之善政。使不墜。正風俗之衰。使不淫。匡帝王之統緒。使不亂。扶經訓之微。使不晦。申先師之指。使不惑。明制作之本。使不失。恐人心不明。寡見無卓。參伍辯難。使義理有所歸。不得辭嚮導之責。闢異端之塞路。使廓如也。取聖賢遺書。析而解之。雖有苦難深隱之旨。莫不求諸平易簡直。言其常也。所以明天下之有義。言其變也。所以明天下之有權。以吾言代爲之說。以吾義代爲之宣。而後經緯不爽。踐履皆實。奉詔著書。明治亂之源。詳得失之故。以備黼扆

之觀省。稱引典故。必原始要終。以類相從。年經月緯。珠貫而絲組之。千載而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閒。俾斯人學之不勞。求之有得。則非談說之助。而賢人之業矣。不敢訕上者。君子之義也。不肯危身者。君子之智也。有患之言。君子不作。不俟作之。而微其詞。以避患也。所以政治雖惡。而暴彊之俗。有聖賢之言。以約束之。則不敢放恣。所謂五經之館鑪。六藝之喉衿也。鄒衍、莊周。訾聖人而撓世事。以爲號令則不雅。以爲章奏則不法。以道風俗則必蕩。說之猖狂。不可訓也。墨翟、許行。谿刻離奇。好獨行以自異。貴儉則忘禮。兼愛則忘親。不明天下國家之權稱。不可訓也。蘇秦、張儀。逢迎人主之意。揣摩敵國之情。捭闔將其才智。而不以君國爲事。苟得車騎輜重。擬于王者則幸矣。此傾危之說。不可訓也。惠施、鄧析。其心甚察。而不順于理。其言甚甘。而不適于事。放諸六合之外。使人惝恍驚顧。崇其所善。隱其所蔽。乘人之不習。而恣其妄。不可訓也。申韓、鞅斯。謹持法令。必行賞罰。謂厲嚴峻則政化開。布恩賞則政化塞。使親戚故舊。不相假貸。視民如牛羊。而用之日親。譬擊劍者。自刑砥物者虧己。道之奸而治之蠹。不可訓也。老子之說。勝驕以畏。持盈以謹。爲君爲相。亦有用以致治。然其所志。一切柔退。自處清淨。相尙去聖棄智。專務無爲。而失聖賢居敬勞謙之道。不可訓也。呂覽、淮南。依阿世俗之好。附會禮義之迹。所言皆文。而遠于信。所舉皆典。而遠于經。博辯詭詞。羨漫無歸。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可訓也。王弼、何晏。放曠之說。以心與迹爲二。則迹之所安。不顧其心。以道與事殊。則事之所趨。不問其道。禮樂法度。別爲名教之區。而不必用以治天下。視聽言動。舉非此身所急。而不必用以檢其身。所以其身其世。皆受其害。不可訓也。傳注之家。雖本六藝。然而便

詞巧說。破壞形體。幼童守一藝。白首然後能言。文繁而用寡。不可不擇也。史籍之書。彌綸天下之務。錯綜古今之事。以多知故雜。多愛故贅。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自昔病之。不獨今也。且自唐以後。其爲書也。率爲小人竄改。許敬宗改貞觀之舊。蔡卞削元祐之籍。秦熺焚建炎之草。以此推之。僞說滋多。不合人心。不用聖法。不可不擇也。聖賢之書。義所當爲之事。事所當爲之義。名以命之。詞以達之。不愆其名。不沒其實。無失其倫而已矣。舉世不好。毅然爲之。雖悅之者少。咻之者多。躑躅于仕路。檢括于當途。而爲之不輟也。世味不濃。胸次不狹。好惡有常。稱道不亂。無聲色貨利之好。無車馬遊畋之煩。無仕宦朝參之累。無鄙情贅行之玷。無浮屠老子之躭。廉靖樂道。不交世務。專積思于經術。言其所志。不言所未志。言其所行。不言所未行。此著述之人也。

文章篇第五十六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告。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皆可以爲大夫。鄙陋無文者。君子所羞也。然文章之士。易爲虛華。以天下國家爲說者。不過託諸空言。以窮神知化爲說者。往往涉於玄虛。其餘雕蟲篆刻。益無足取。故聖人以艮之篤實。加乎離之明照。而著文明以止之義。所以節其繁縟。不以奇淫蕩士君子之心也。賁之六爻。文所取。則位之高下。年之蚤暮。其象皆具焉。初九者。位之卑而年之穉也。自賁于下。不求衆見。弢光匿采。使人不得窺其際。有舍車而徒之象。文之始也。由是而往。則自內達外。從己及人之業。六二。下位之主也。主持文柄于下者。當率其疇類。相與洗滌昏翳。使文明之美。宣映天下。若但私己自

旌。則胸次湫隘。亦不得謂文矣。九三之位漸尊。是大臣表儀朝端。對揚休命。操持衡鑒。風化天下者也。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會。出無聲之境。所謂以潤澤光天下也。又恐狃于淺近。則爲日昃之離。故以久道進之。六四。近君者也。近君之人。不第以文采爲工。人望之賁如矣。自處覺皤如也。亟求下位之賢。相助爲理。則文章之事。不必自我優爲。而應務有餘矣。六五者。人君之文也。人君之文。與臣下不同。不患不極文章之觀。又以敦本尚實。爲得其體。恤人出于至誠。行道本于人情。自作元命。延利萬世。帝王之文也。上九者。位之極年之耆也。不與後進之士。矜其聲帨。反本還朴。歸于無色。猶夫山之高大。不過土石爲質。然而煙雲萬狀。潤澤千里。蓋以義理宏深。識力堅定。是非明確。成敗周知。所以爲文。不在光耀。而在篤實。故曰。上九白賁無咎也。君子有賢人之德。而位在人下。無所施其才智。于以修潔其身。洗濯其心。有賢人之德。而位在人上。內順外溫。通萬物之理。于以徵諸威儀。發諸事業。誠在中者氣自和。德之盛者器必重。內之文也。敬之所在。必將以禮。禮之所行。必有其物。外之文也。至精則光采四照。至粹則溫潤可親。文之至者也。君子爲文。仁人之心也。智士之用也。言之所是。後人因之。可以治安天下。言之所非。後人引之。可以判斷大獄。其盛大也。若天地之發生。茂育無不遂也。其蘊蓄也。若萬物之收斂。歸藏無不密也。文以相錯而成。其失也多智而雜。惟君子能不雜。文以悅人。則近于佞。以勝人。則近于藝。惟君子能不佞與不藝也。君子者。四德具焉者也。憂世以爲心。善世以爲法。扶世以爲儀。導世以爲則。懇懇乎懼人之不聞道也。惻惻乎其與人以生也。皇皇焉其拯人于危險也。望望焉其思古而復也。是憂世之心也。彌綸天地之道。

考鏡得失之林。志在春秋。行在尙書。節族明而統紀詳。是善世之法也。以正人心爲本。以廣教化爲務。諄切豈弟。如櫺栝礲錯之裁成乎物。是扶世之儀也。縕乎其益人也。憬乎其益己也。井井乎其有終始本末也。昭乎其繼天立極也。是道世之則也。小人反是。縱橫滑澤。而不由中。態色淫志。而不入道。希通慕曠。而不蹠實。旁引稗乘。而不徵義。爲害而已矣。尊四德。屏四害。爲文之善者也。文章之美。可稱于天下。不可進于人主之前。不足言文也。興王之治。有可訓法者。亡國之政。有可救敗者。君子爲之盡己而極慮焉。水行者表深。陳其失道。所以表深也。助獵者表禽。示以良法。所以表禽也。辯論義理。析而精之。以進善于所尊。禁于未然。助之補過。可以取泰于否。易昏以明。亦足當忠臣之諫矣。卽器物而銘之。切而不指。勤而不怒。有恐懼之心焉。亦足當夜諷之職矣。章奏對答。所以垂法制也。反復開導之端。見諸說中。溫柔敦厚之氣。溢諸言外。所言萬世之害也。得其說而反之。卽萬世之利也。是以文之善者。五禮資之成象。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讀之端莊。味之和平。道義之心。油然生矣。其不善者。視之則芬葩。按之則羨漫。讀之而躁競。味之而傾側。非辟之心。勃然起矣。好異者識不周也。好博者理未富也。好新者閒未融也。好難者趨未定也。好侈者守未卓也。若夫詖詞忒志。慆心蕩耳。仁義微焉。法度滉焉。連篇累牘。無尺寸之用。譬指虛困以求粟。張敝羅而弋鳥。有損無益者。聖王所禁也。文可懸國門。不可進黼扆。君子不爲也。昔之爲文者衆矣。吾安所取正乎。屈原有取焉。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意。有以增三綱五常之重也。陸大夫有取焉。奉詔箸書。明乎秦所以失。漢所以得。文武並用。長治久安之術。班固贊高祖。與蕭何律令。張

蒼章程並稱也。賈誼有取焉。深謀遠慮。異世舉而行之。可以弭天下大患。陸贄有取焉。武夫悍卒。得其一言。作忠勇之氣。而濟人主于艱難。董仲舒有取焉。明王道。述禮樂。使後學有所統壹。徐幹有取焉。治心養性。能不悖于理。其得于內者。又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其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劉向有取焉。說苑可以輔教也。韓愈有取焉。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隄障末流。反刓以樸。剖僞以眞也。陶徵士有取焉。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消。亦有助于風世也。至誼與贄。論天下利害。未然之事。有如數往。斯其尤善者。與天地之氣。發而爲聲者。如雷與風。皆能入人之耳。而感於其心。故震之象曰。恐懼修省。巽之象曰。申命行事。皆言感也。然風雷不可狎處。其于人爲有閒。又風雷之聲。激而爲怒。肅而多恐。故常不足于和。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之得人而成聲者。可以旦夕相親。又且奮動由人。調適由人。疾徐廉肉。可以悠然意會。裁制成節。故物之感動人心。莫善于樂。而感人以和者。亦莫善于樂也。雖有樂之感人者。有人之感樂者。其爲感則一也。然樂工不能言其故。惟通識之士。能言之。詩也者。通識之士。所以寄其情思也。故樂之失傳。不能不繼以詩。其聲響若相嗣也。荀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昔人論詩。或取詞旨清綺。英華灼爍。故有曹劉古拙。鮑照羲皇以上之說。或以思致幽軋。聲調哀澹爲工。故有謂窮然後工者。其于中聲。不猶遠乎。夫中聲者。風雅頌之謂也。凡性情之正。感人之深者。皆是也。故爲詩者。大之以廣教化。厚人倫。饗靈祇。告幽眇。徵國祚存亡。辨人事得失。使閭里風俗。由以達上。聖賢情志。由以格天。世態變遷。由以傳後。其次則目前儔侶之人。晨出夜歸之事。有觸卽至之心。造適而咲。已事而思。俾陰陽寒暑。四時

之候不同。而同歸于和。勞苦愉逸。終歲之事不同。而同歸于泰。山林皋壤。衣裳劍佩。所接之人不同。同歸于交遊而事使。然後足嗣中聲。而不淫于五降以下也。若多述典故。極意柔靡。敷陳采章。雕琢胸臆。較量清濁。與世俗末流。矜其失得。皆詩之陋習也。

# 繹志卷十五

## 雜說篇第五十七

天地之氣。先有象而後有數。然有象則必有數也。其始陰陽耳。既有老少之象。必有奇偶之數。故昔人之論。卽龜不出洛。馬不負圖。但有羲禹神智。亦必因氣測象。因象識數矣。天地有必然之象數。是以形于物體。而爲圖書。人事有必然之吉凶。是以雖枯殼朽莖。亦具徵兆。學聖賢者。能于人事所在。清明凝聚。以天地之心觀之。必因義理以知得失。因得失以知吉凶。不待揲蓍灼龜。而後知之。亦由夫氣必有象。象必有數也。治曆之法。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皆取于星者也。星麗于天。天體圓。故在天成象者皆圓。圓者。合三而成以爲規也。居民之法。畫爲九州。竝爲九區。皆取于土者也。土附于地。地體方。故在地成形者皆方。方者。揲四而成以爲矩也。故觀于地。可得治天下之法。立法有定。而治道行。觀于天。可得人物所以生之性。兼覆無私。而人物乃生也。氣本虛也。動靜相感。不能不聚爲形。有形必有對待。其對待者。必相反者也。虛實聚散其名也。愛惡屈伸其情也。男女少長其形也。皆相反之謂也。此相反之理。滯于物情。必不能通。遂有相與爲仇者。合乎太極。未有不通者。此之相反非私也。性命各正。不可假借。飛潛動植。智愚賢否。各正之性命也。此之相通。亦非私也。合而成能。離則兩傷。君臣相須。文武竝用。不可偏廢者也。其相反也。非兩無以見一。是非竝立。而後眞是者見。君子小人竝立。而後君子見也。其相通也。幽明之故。治亂之

幾。無不相召焉。人身思慮一動。卽默授于氣。凡同有是氣者。卽能感通。故人心隱微之事。鬼神或能知之。此幽明之相召也。又如密室焚穢。煙凝氣結。風無由入。煙無由出。出入之戶盡啟。風通而煙徐散矣。故至治之世。有風動之象者。正氣通而邪氣屏也。此治亂之相召也。天地之閒。凡成形者。皆依于氣。故以氣爲聚散。若未形者。何所憑依。惟以道爲依歸耳。氣之聚散。絕不可恃。此不俟深求也。未定之事。惟其無可憑依。故君子所爲。皆依諸道。有以自信。亦有以自立。其盛衰得失。亦不受制于氣也。水、火、木、金、土、形也。相爲代謝則氣也。故有醞釀凝聚。亦有解散渙釋。雖貞下起元。其來不窮。而乘權者進。謝事者退。亦旦夕不可留也。仁、義、禮、智、則道也。常在天地之閒。人之歲月有限。故道常爲主。人常爲客。以道觀人。如逆旅主人之觀過客。以人觀道。如舟行江湖。指點山峰之名也。君子于不可留之中。知其可久之道。故無形之道。確然見其有形。而事事皆取法焉。如陰陽交而爲泰。泰也者、地在天上也。以形言之。無地在天上之理。蓋言所交者氣也。氣交錯。故凡屬氣者皆交錯。五行之運。陰陽相閒是也。形有定。故凡屬形者皆有定。五行之序。先無質而後有質是也。觀乾坤六子之德。而天下之事。皆知所處矣。陽之爲用。有動、有陷、有止。往以任天下事爲動。所如不合爲陷。安其所不遷爲止。此皆乾之健德。三子各有其一也。陰之爲用。有入、有麗、有悅。感之于微爲入。相依成體爲麗。相和爲心爲悅。此皆坤之順德。三女各有其一也。六子用而乾坤不用。故老者退休。少壯致力。必也坤猶半用。乾全不用。其不用也。正所以尊之也。石有花。水有溫。物理之相錯也。火待用而後有體。水有體則有用。陰陽動靜之別也。水火用氣。故常爲神。而所憑。金木成質。故常爲形體

所託。有無虛實之理象焉。一身之中。用不必偶。體必有偶。用不必偶。故輕重有時。道之所謂權也。體必有偶。故輕重低昂。持平不爽。道之所謂經也。陰克陽。陽不克陰。水克火。火不克水。小人害君子。君子不害小人。故君子有恥則諱之。有怨則忘之。厚施而無報。不以爲怪也。君子處小人中。固爲逆境。小人處君子中。亦爲逆境。君子處君子中。固爲順境。小人處小人中。亦爲順境。以此觀之。順逆二境。不足定人之高下。各乘其時而已矣。凡稟陰氣而生者。得陰時則興。失陰時則廢。稟陽氣而生者。得陽時則興。失陽時則廢。然而妖鳥夜鳴。不擇四序。龍雖變化其形體。亦受制于氣。故不能無雲、而御天。惟德則不可圍也。以此觀之。有節制者。賢于無節遠矣。日者至陽之精。正陽之氣。故一晝夜之行。不贏不縮。與周天之數適相當。月與陽爲偶。而義不可抗。故暫合而卽離。最遠而光始全也。又不可不受質于日。故旣遠而復合。君臣之禮。夫婦之節。于此乎取之。邵子。天下治亂。地氣南北之語。卽易所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也。蓋自復至夬。自北行南者也。所行皆東南發生之位。發生者順也。故天下之治由之。自姤之剝。自南行北者也。所行皆西北剝落之位。剝落者逆也。故天下之亂由之。律之生亦然。黃鐘至中呂皆下生。下生者順也。自子至巳之律也。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上生者逆也。自午至亥之律也。下生者。皆三生二。有數往之義。上生者。皆三生四。有知來之義也。人之眞火。生于至陰中。養生者。取爲金丹之祖。以生生不已之機在是也。天地之氣亦然。冬至一陽。生于純陰中。生生之機亦在是。故治曆者。取冬至爲曆元。義本乎此。而周公以治曆明時。取象澤中之火。亦此義也。古者。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祀事之節。候于草木昆蟲取之。取之

地也。日中星鳥東作。日永星火南訛。宵中星虛西成。日短星昴朔易。農事之節候。于日月星辰取之。取之天也。農事屬陽。祀事屬陰也。羣祀之典。常以二分之月舉之。其義何也。蓋二分之月。律則夾鐘南呂。天地和聲也。寒暑之中。天地和氣也。昏之中星。鶉火元枵。子午正位也。日度所躔。壽星娵訾之次。黃赤二道交會之舍也。庚季才曰。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于此時致祭。所以薦中正之德。和平之心也。敬其事則命以始。格以衷則取其中。先王命祀之義也。二氣五行之理。凝而注者爲精。虛而運者爲氣。精氣結而爲人。故在人之身者。無不以二五紀數。體有左右。性有剛柔。此以二紀者也。體則五官者是。性則五常者是。此以五紀者也。二五之分。本乎太極。故天下之道。皆貞于一。體有匹耦。而心惟一。形有四支。而元首惟一。此以一紀者也。天下之道。統于三才。人之一身。知行有三等。性有三品。達德有三。少壯至老。其候亦三。此以三紀者也。在人者。不外乎一之三之二之五之。而其道總歸于一。爲物者其類有萬。其形其性。又不可悉數。如蟲有百足。鶬有九頭也。故人常取少。物常取多。取少者儉而易足。取多者貪而無厭。少者貴而多者賤。自然之數也。君子貴其所貴。小人反其所貴。亦自然之數也。且一之、三之、二之、五之。終古固存。天下之常道也。人物所由以生也。萬盈數也。物不可終盈。是以必變。離散、死亡、蛻化。皆變之屬也。常則生生存存。變則離散、死亡、蛻化。君子樂其常而哀其變。達其變而守其常。小人喜談變異。好易典常。故君子不朽于天地之閒。小人身未死而質已喪矣。逐多與變。人而物者也。協一處常。人而聖者也。聖不遠人。遠于聖者非人也。直物焉爾。天地萬物之理。人皆乘其不常者以爲有。而欲指其既有者爲有常。亦

甚愚矣。人特迫其已變者爲無窮。而日乘其無窮者以入變。不及知矣。故古今之事。必非以爲無常者所能善。亦非守其不變者所能宜。君子所以貴聞道也。道之可率由者。莫如先王之理。而先王之理。又或病于承用之未精。天下最肫懇者。莫如人情之至。而人情之至。又或累于事勢之已成。故君子持論。不覈于善惡既分之後。而謹諸未分之前。不辨于已然。而辨于將然。委曲以善此一事。亦無害于他事者。是君子論道之苦心也。物之生也。彼物將盡。而後此物乃盛。錢幣以佐金粟。琮琥以代陶匏。二物之相濟。皆一物之消息也。物之盡也。氣運潛耗之。而後人事乃顯奸之。山澤之利。日減于一日。禽獸草木之生。歲微于一歲。然後王者之苛政作焉。人事之更張。卽物理之盈縮也。治平之世。日月光華。風雨時若。寒暑不愆。人生其時。所稟皆天地正氣。故爲善者多。衰敝之世。寒暑失節。雨暘愆伏。日月薄蝕。人生其時。所稟皆天地戾氣。故爲惡者多。自古治世少。亂世多。故正氣少。邪氣多。君子少。小人多。蓋理一氣分。理弱氣彊。氣分力彊。則理不能盡御乎氣。氣亦不受控御于理。故聖父不能得于子。聖君不能得于臣也。今以一父生數子。其狀貌不必盡同。此理一氣殊之徵也。形既殊矣。氣亦如是。理之各具者。亦復爲氣所囿。而不同。如其面。周公、康叔。與管蔡同生。食我、越椒。乃子文叔向之繼體。此理與氣爲之也。日之方中。萬物盡覩。既昏之後。月光猶皎。星河亦粲。氣之正而精自明也。若曀曀之陰。淫淫之霰。日月無光。珥晛交作。山川當前。不見。氣之邪而精爲掩也。人心亦猶是。氣不昏邪。則羣私退伏。所以思慮精深。志意皎潔。而成其爲聖賢。衞武公九十以上。猶爲睿聖。如日雖向晦。而星月昭然也。私欲誘其外。私意橫其中。日有損。月有虧。正氣微而邪氣

盛。少壯之時。智慮昏竭。語言諠諠如八九十者。以此主持天下事。能不悖謬乎。又或明于此而闇于彼。仁于此而刻于彼。皆由邪氣充塞。正氣底滯。故精不貫。精不貫故知不周。如陰霾既甚。雖晝猶昏。閒有日光下漏雲閒。非純離之體也。且氣之邪者。無不返正。非有物驅除而後正也。天地之氣。自有闔闢。一闔一闢。可以反昏濁爲清明。所以萬古無長夜之憂。故掩翳以氣。掃除亦以氣。人有終日無事。似乎溫粹純雅。一旦有事。不免躁急。氣未平也。與人爭論。始而循理。終則尙氣。此氣之驟盛。亦不盡由心也。所以然者。心猶放也。故聖賢之學。務在養心。假令一日之中。嗜欲分數多于義理。則氣反爲主。而神明皆聽命焉。氣之暴厲者。必引其心而之躁。氣之頹靡者。必引其心而之怯。故心之養也。必以氣平爲驗。氣之平也。必以養心爲功。心無失養。正氣自復。正氣既復。而掃除廓清之力大矣。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凡天下之理。莫不有參伍錯綜也。既有參伍錯綜。必非空虛之謂。譬諸一日之程。吉行五十。師行三十。必不可無聚落。有聚落卽不可不隸城邑。有城邑卽不可無君長。有君長卽不可無賞罰。有地無人。則虎豹魑魅居焉。有人無政。則侵暴搏噬起焉。聚落相接。君長相比。賞罰相御。則人安其生。聚落寥廓。君長星離。賞罰無所係屬。則人不安其生。由此觀之。人物相生相養。皆有取于參伍錯綜者也。謂之空虛。則是無參伍錯綜也。彼異端之學。與聖賢殊者。虛實之閒爾。其爲說也。借靈爽于鬼神。而誘人以信從。若舍鬼神而爲言。人無信從者矣。天地之閒皆理也。以事舉之。不遺一事。以物舉之。不遺一物。求以文字口說。止覺其虛。試諸躬行。或是或非。察諸人情。或從或違。乃見其實。函蓋之中。人見爲虛空。然皆氣之充塞。無不實也。五行之精。上爲列

星。乾坤之氣。下成男女。皆理之充塞。無不實也。充塞人之前後左右。皆氣也。而可見者爲土。充塞舟之前後左右。皆氣也。其可見者爲水。充塞人之前後左右。皆理也。其可見者爲事。氣密而固。故能載形。日月行空中而不墜也。理密而固。故能御氣。龍有四德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也。聖人制作。充滿天地。皆實理也。人之學之。不憂其不備也。一切舍此。而求助鬼神。背本忘實。先儒比諸投畀之三。良有以也。凡爲學者。非以爲文也。爲窮而不困。憂而不衰。知禍福之原。而心不惑。去情欲之私。而智不昏。使藏于心者。方正宏闊。不狹小幽暗也。人但見其所見。不能見所不見。通其所及。不能通所未及。與言崖谷之危。不覺其掉且栗。行乎崖谷。未有不掉栗者也。與言波濤之決。不覺其阻且卻。行乎衝決。未有不卻阻者也。與言歧路之惑。不信其迷且陷。行乎歧路。未有不迷或陷溺者也。故學不貴知而貴行。行則夷險淺深。備見之矣。無其實而有其說。若潢汙之生菅蒲也。其澤枯者。所生亦槁矣。學有不如意者三。處僻陋之鄉。寡典册之文。一也。或以窮而廢業。或以事而廢業。二也。制于時勢相阻。限于資稟不逮。三也。過此以往。未有不可學者也。學以力行爲上。論說次之。力行者、道義之室廬。論說者、經籍之傳舍也。室廬陋而傳舍豐。不得爲我有也。室廬遠而傳舍近。不可由我息也。洞犀象者。非冶中之鐵。磨礱之力也。成犧象者。非溝中之斷斧藻之工也。語人曰。吾片晷而趨千里。誰能杜吾口。捫吾舌。屏吾喙。窒吾瑕。凡論說亦猶是也。卽之以輪蹠。按之以次舍。則百里之遠。猶必窮日迨暮。僅然後至。力行者。乃學問之輪蹠次舍也。詎可誣乎。進而不已。垤可成丘。琢而益精。璞可爲寶。百川學海。水之志也。崑崙岷峨之水。不朝夕至海也。干雲蔽日。木之才也。徂徠之松。

新甫之柏。非一寒一暑所煦也。善不可留。聞不可宿。倦不可弛。成不可耽。以己之勤。當人之敏。何論說之有哉。學術有正僞。事功有是非。因其所明。通其所未明。求其合于義者。而後爲眞是。因其所應。有求其所本。有識其義所由然。而後爲眞知。彼俗學之知。則有二蔽。見古人之一端。不覩其全。自是不輟。因以上測知學之說。而誤以記問也。知善之說。而誤以小道也。知道之說。而誤以玄虛也。知中之說。而誤以閹媚也。知鬼神之說。而誤以幽渺也。此如易所謂童觀者。童子之觀大人。觀其車服儀從。不能有所取益也。俗學之蔽。童觀之謂也。理在天地。粲然畢陳。聖人舉以示人。卽不爲人而有言。理固在人心也。小智之士。見道不明。知人亦昧。指天下之聞人。誤以爲聖賢。而謂理所從出。或慕爲執鞭。或倚其門牆。此易所謂闚觀也。女子踊棓而闚客。中閨醜行也。俗學之蔽。闚觀之謂也。聖人之理。人物皆得所安。所安者。人物之性也。各得所安。所以盡人物之性也。人物皆盡。而理始全。求諸所安。而人物之性始盡。至于盡性。始可言有眞知也。然講求義理。要當以我爲權衡。我之權衡止十銖。加以十有餘銖。恍然不可校也。聽人議論。有千百乎我者。若恍然難校。全于我無益也。張子爲學。既得于心。猶必授之詞章。以自識。既能成詞。然後舉以斷事。既能斷事。然後所得益沛然。若此疑于不敏。要之以我爲權衡。稍有未慊。不敢自欺欺人。是以跬步所至。必求蹠實也。凡學所以去蔽也。至于義精仁熟。而後蔽可盡去。又必省察克治。以去本原之蔽。而後隨事之蔽。可盡去也。聖賢所謂蔽者。非暗昧之謂。聰明才辯。其蔽更大。其蒙更深。以假借爲學者。能去假借之蔽。不能去眞切之蔽。以纖悉爲學者。能去纖悉之蔽。不能去廣大之蔽。凡人之蔽。生于矜氣與浮念。凡灼

然可見之功。皆矜氣也。凡身世不急之務。皆浮念也。矜氣未除。交臂而失師友之益。不能自反也。浮念已盈。終身不窺聖賢之門。不知自責也。勿以偏人自韙。失所取衷。勿以片善自譽。張其蔀覆。勿以求名太急。佐以捷得之術。勿以虛名求逞于人。使操虛名以應吾之求者。得常據吾勝也。放言止于行。畸行止于禮。矜氣浮念。爲之頓盡。則蔽去而明全矣。言之及此。敢自恥其不敏乎。凡人所以見稱于世者。非一事之行。一曲之事。遂赫然稱之也。庶事之得。一事之表也。此人之心。彼人之符也。其稱之以此。其信之不以此。信其所習見也。信其所常聞也。因前事。卜後事。因後事。徵前事。嘗一臠而知一鼎之味。非信其一臠也。窺一斑而識全體之豹。非信其一斑也。信一事而昧其餘者。不知人者也。矜一得而忽其餘者。不自知者也。君子不貴赫赫之名。不求多能之事。其有名也。與無名也。若浮雲之過也。人無不當學者。而居官之人爲尤急。蓋應天下之事。不可無學。勝嗜欲之私。不可無學。居官之人。其事至也繁矣。其物交也衆矣。凡治亂興衰。天人品物。皆事變之目也。凡飲食起居。交遊玩好。皆嗜欲之助也。事變紛而難御。嗜欲盛而難平。是以須學最急也。有剛彊之力。而後能守道。有勇猛之氣。而後能遷善。日進其德。日堅其志。而後可云謹言慎行也。不進不堅。何謹慎之有哉。土木之偶而已矣。凡有利必貪。有勢必慕。有寵必遷。有折必沮。皆土木之流也。聖賢教人。教以精義。教以守約。約必本于精。精必由于博。不博難與更事。不精難與論理。不要難以服行。皆居官之累也。且不精則病在厖雜。紛而不貫。常以多自愚。不約則難于檢察。華而不實。常以僞自眩。聖賢于此。不使因固陋而取給厖雜。因厖雜而自遠檢察。五常者。學之最約者也。道心者。學之最精者

也。以此爲學。可以出而仕矣。性有定體者也。時有不善。反乎定體者也。人之所爲。非天所生也。孔子相近相遠之說。其指最明。孟子獨言性善。是最上一層語。爲中人以上言之。不可以語中人以下。所以不免爭辯也。若告子之說則難通。何也。孔子言性言習。明是兩途。一途是性。一途是習。若秦越之不相及也。告子曰無分。混性習而一之。使爲惡之習。可以誣性。是難通也。又以知覺運動爲性。性者理也。知覺云者氣也。以氣爲理。則視天下之理。皆不殊乎氣。子孝臣忠。皆一時知覺運動所爲。偶爾如此。非復自然之理。是商臣之惡。乃有生之氣。勃然而起。不問何人。皆可概施。比干之忠。亦乘乎氣之所之。延頸受刑。與荊軻唐雎同耳。又以食色爲性。夫甘食悅色。雖有同情。而禮與非禮。一庸人辨之。稍知自好者。尙不食非禮之食。悅非禮之色。正當舉此以徵性善。奈何舉此以徵不善邪。且云。事親從兄。皆外貌爲之。非中心所安。此末世敝俗。安可舉以論理。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誠有之矣。然皆積惡之家。無道之世。習俗使然。未聞孝友之門。治平之年。人之無良。至于此也。凡此諸說。皆未完備。皆未蹠實。至于完備蹠實。必歸正理。此正理所以能伏邪說也。古今論性有三說。質樸謂性。是一說也。性者嘉名也。與命同稱。成善以繼。則質樸之說非也。善惡竝存。是一說也。五穀者種之美。稗秕不可云穀。矧莠稗乎。則竝存之說非也。惟三品之說。猶爲近之。故韓子亦從焉。然越椒揚食我之流。豈乳哺之中。卽欲食其父母。若梟獍乎。亦不然矣。及其旣有知識。生長富貴之家。親師友日少。所與遊者。莫非便辟側媚。是以日遠乎正。馳騁猖狂。而不自知。若在農野之子。或不至如彼所爲。此正習之所成。豈可歸惡于性邪。孟子

之指。如天道福善禍淫。而言天德者。則曰淫者禍之。亦所以福善也。人君賞善罰惡。而言君德者。則曰。其罰惡也。亦所以勸善也。不惟理不外是。而訓迪亦在其中。告子則曰。意在禍淫。故其福善也少。意在罰惡。故其賞善也少。不惟語不可訓。且誣天誣君也。其人正勝邪者。持論常爲正立說。其人邪勝正者。持論常爲邪立說。其故何也。亦以蔽于所習也。人之生世。有自然之樂。乘太和之氣。而受百年爲己分。親戚相愛。鄰里相保。君臣相求。物產相養。雖在貧賤隱約。皆可安坐而絃。此一樂也。致知窮理。使天下之大無物不能明照。其知靡疑。其行靡礙。存理去欲。使累心皆盡。天機自暢。其逌然而適者。亦不知其所自來。此一樂也。以吾之一身。納諸天下中。不見有可自多者。悠然有餘之意。受天下挹取。亦不見有所不足。故可不染一物。亦可兼收萬物。更無參差異同。以生其牴牾。此一樂也。人世憂樂之故。亦難言矣。口體之養。升沈之勢。其爲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又或拘縶維持。四方雖曠。蹙蹙靡騁。否則志大願廣。雖役御萬物。猶怏怏不稱其心。此庸人之憂。君子不屑也。楚王登彊臺而望荊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此忘國之樂。君子不爲也。嵇阮竹林之游。劉畢芳樽之友。馳驅莊門。排登李室。徇一身之樂。遺天下之憂。君子亦不取。此其人何足與言憂樂之正哉。其在賢士之列者。公侯卿士。既以任大投艱。不獲兼山雌之適。天屬至親。又以劬勞鞠育。而無所辭其悲憫。在位者刑渥。丘園增其憤歎。感時者垢俗。仁人抱其咨嗟。此其憂皆得性情之正者也。顏氏之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天下國家之事。求其辭之不得。夫既已辭之矣。一丘一壑。恐其願之不遂。夫既已遂之矣。然則有與爲樂。顧不樂乎。此其樂亦得性情之正者也。知濁世不可屏人

而娛也。故薄遊于畏途。又不可忘機而處也。復察義于幾變。又恐爲人所窺。故植大節以莊恪。又恐至于已甚。故易剛直爲柔順。此徬徨憂樂之際。而賢不善之目。未知所以自處也。雖然。君子爲己不重。爲物不輕。天下皆憂。豈能獨樂。天下已泰。聖人猶憂。如是憂樂相尋。何無已也。必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得聖賢之心乎。處事之法。有當用天道者。有當用人道者。親疏定于有生。此天道也。尊卑淆于有位。此人道也。人道勝則重尊卑。天道勝則重親疏。朝廷以爵序。鄉閭以齒序。家庭以服序。卽天人之義。處事之則也。天道勝者。以天性爲重。義理次之。故君子辟內難。人道勝者。義理所在。不得不抑其天性。故君子大義滅親也。若天性必不可已。則當去人從天。孟子論皋陶執法。舜當挈父以逃。人道必不可干。則當以天從人。程子論衞君父子。皆不當嗣先君。宜更擇他公子。使主社稷。而身從父。此二事而天人分焉。各有所重者也。管叔之惡。幾危社稷。方其未畔。不得逆料其惡而棄之。以至親荷重任。聖人之至公也。此天道勝也。及其旣畔。犯王者之法。而自棄于凶德。故天討所加。眞諸重典。此人道勝也。先事而疑之。其智雖工。其義則悖。猶之乎不智也。畔而不誅。其恩雖隆。其義亦悖。猶之乎不仁也。此一事而天人分焉。時有所重者也。天人之際不明。則仁義之施全悖。其舉事有不可勝悔者也。易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相感一也。利害參焉何也。屈伸之感天也。如春生秋殺。莫非物之利也。情僞之感人也。如旌別淑慝。賞慶刑威。有利與害者也。感以天者。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感以人者。凶其自取。吉其自修也。宋神宗曰。譬如河決壞產。民不之怨。人決之則怨矣。河之決也。屈伸之感也。人之決河。情僞之感也。此亦以天人

之理。決事機之得失者也。大道之行。不能無明滅兩時。要以常有接續。卽不永絕終古。一代之天地。一代之人。所共維持也。一代之人。所以維持天地之事。卽百世以上所謂道。而百世以下。與衆由之者也。一代之人。所本以維持天地。而得成其功者。卽百世以上所謂德。而百世以下。與衆得之者也。維持之具不同。而所以維持之位不一。其有功于維持者則一。其因時而奏功也。則又一。是皆道之一也。聖人薄事功而尊道德。非以道德阻塞事功之途。而專美三代以上之數人也。以爲天下撥亂之時少。釀亂之時多。釀亂者人心不正爲之。人心不正。不可教誨而返于正也。往往大殺戮而後轉。聖賢不忍其至此也。故嚴于王伯之辨。略其事功。獨言道德。盡洗一世之利欲。以從事于高明。不爲邪慝所塗涴。而至于陷溺。使各安其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可以淑愼其身。訓迪其子孫。至于數百年。不見兵革之慘。是爲車爲航。以濟窮途也。此聖賢之至仁也。蓋後世事勢。必不能爲三代。後世所守之法。必不能如三代之法。若無聖賢道德之說。維持其閒。則易與爲亂。不如三代之天下。數百年而後亂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言天但能作焉爾。所以治其荒穢者。則太王也。太王但荒之而已。所以措諸安且久者。則文王也。詩書詳述文考之德。略舉翦商之功。所重者可知也。蓋功名因世變而成。道德則萬古不易。有不易之道德。而後能爲因時之事功。若僅爲因時。適足釀亂。不能撥亂。此正聖賢所欲拯救也。萬物雖有形聲。而所以爲生之理。皆藏于至密中。天地雖生萬物。所以生之之理。亦藏于最密中。人之情欲無限。默受制于天所賦之命。與其所不言而同然之性。是則所以別于庶物者。亦藏于密而不可共見者也。人君所以治民。雖懸以

科條。申以號令。章以爵賞。威以刑辟。而其精神相感。亦藏于至密。然則天地之化。人君之德。皆以藏于密微爲深。著于迹象爲淺。發于觀聽爲浮。格于性情爲至。致其深至。去其浮薄。天地與聖人一道也。粲然耳目之前。彪然史册之上。皆非其選也。齊桓公申曹沫之劒。而天下服其信。晉文公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納君以示義。天下諸侯。拱手而受命焉。以其急耳目而求顯見。故身甫逝而人莫思也。聖王爲治。政教寬平。規模宏遠。無赫赫之譽。生其時者。從容暇豫。無急遽苟且之情。子孫承之。莫不憂深思遠。民間風俗。亦皆質樸堅彊。不憚勤苦。治生勞瘁。事上。卽至中葉以後。傷政治之衰。而不忍疾怨其君。思聖明之澤。而無叛棄之念。以其初載之治。湛然深厚。而藏用者密也。凡天下之理。可大莫如和。和則發生。發生則可大矣。可久莫如樂。樂則安固。安固則可久矣。人樂其生。雖天災不能促其齡。物養其和。雖嚴寒盛暑。不能傷其根。故聖王爲治。使人樂其生。養其和。不必有赫然可紀之績也。知前此之不善。改更于彰施之際。不如潛消于密勿之中。慮後此之難久。申而警之。使人無忘。不若默而行之。使已無荒。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此之謂也。聖人教人。凡天下國家之務。未嘗聽諸造化。必以人事斡旋其閒。惟靜可勝動。惟常可勝變。惟仁可勝暴。惟誠可勝僞。靜者有所不動。而動不能違也。常者有所不變。而變不能違也。仁者有所不殺。有所不生。而生殺莫能違也。誠者不逆不億。而巧僞莫能遁也。其力爭于至靜、至常、至誠、至仁、之閒。所謂以人事斡旋也。凡天下事。其合乎道而可久者。皆禮節也。皆王制也。不合乎道而不可久者。皆情欲也。皆意見也。先盡常禮。徐觀變態。是賢者也。先嘗以變態不能遂。而後返于正理。此中人之能改過者也。知其動之

妄。而假諸義理以濟其欲。義理所在。亦有獲其利者。但此人以妄動興事。必不能成。卽或有成。亦必已受其累。人享其功。若夫性不近道。其情必遷。將盡之氣。其節必促。衆人皆知其妄。己猶遂非不改。必有大敗隨其後也。聞見塡膺。莫非偏倚者。必非端士也。議論風生。長于語變者。必非正人也。仁道不遠。棄之而任智者。必非吉德也。況天下之事。定體可以理求。變態日生難測。魯昭公之謀國也。憤公室不張。思所以振之。此定體也。至其舉事。以淫婦發其端。以小戲發其端。以宵人發其端。則變態也。定體雖偏。猶在理中。偏之所發。不復在理中矣。子家子始終知其無成。亦定體也。至其流敝。適齊而困于齊。適晉而困于晉。又變態也。定體雖病。猶在意中。病之所遷。不復在意中矣。動于理者。猶有不虞之變。況其妄動違理者乎。非所困而困。又何尤焉。蓋舉事有意氣。有機智。有義理。有時勢。意氣最無用。用則必僨而無成。機智相傾。可一發而不可再試。義理雖微。不可違也。時勢之不可譌者。亦義理也。吳王之反漢也。謀之三十年。周亞夫勝吳。決策于鄧都尉數語。正之勝邪。其疾也如響。豈憂不濟。若之何棄理任智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蓋言彼此相抗。各不相下。是以兩敗俱傷也。世之亂也。先以大水。繼以大師大役。而盜賊竊發。小人犯上之害生焉。蓋君人者。不以生育長養爲心。專用肅殺以求勝于下。是陽失其職。下而侵陰之位。行陰之事也。故陰亦不安其位。上而乘陽。或顯與之角。或隱竊其權。皆傷害之道也。如月光旣盡。轉能蝕日。是以聖人惡之。夫陰陽之理。常苦相爭。然亦不可偏無。無論有道無道。皆不可去一存一也。聖人不能使陰之不長且盛也。而議論行事。常致其扶此抑彼之意。蓋扶陽抑陰。在人則爲自然之性。在天則爲自然之道。是

以大惡在身。遇事人爭擠之。大美在身。遇事人先成之。此自然之性。陽居盛夏而主歲功。陰伏重泉而養根荄。此自然之道也。然則雖聖人不能扶此抑彼。因其自然而已矣。使小人自知其道。雖太盛而必衰。自不敢爲惡。使天下後世。皆知小人之道。必不能勝君子。亦不敢助之爲惡矣。此聖人之功也。凡存亡禍福之理。雖以貞淫決其報。亦以形勢卜其期。小人相聚。各有陰賊之謀。如其自相啖食。則大亂之道也。天常假手于彊梁之人以除之。所以止亂也。彼彊梁者。勝人愈多。危蹶愈速。所樂彌衆。斂怨彌繁。所以釁猶未作。旁觀者竊瞰所有。如慶氏方張。陳文子擬取百車之木矣。夫利人之幾。何時蔑有。故僥倖以逞者。再試必敗。無禮加人者。終必及身。雖不卽敗。歲星既周。無不敗者。閒嘗親見亂離。備觀彊梁與微弱。弱者先盡。彊者亦隨而亡。以其皆不由道。故莫能自免。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不馳。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誠而請罪焉。此之謂順天也。昏亂之時。小人不順。大人不德。不順者逆節。不德者危機。天將棄小以壅大。盈其惡而厚其罰。所以小人速亡。大人亦不免。終于小大俱喪也。夫君臣上下。小大彊弱。皆天所淆也。天既淆以不一之分。又統以兼覆之心。觀天之道以自居。卽當以兼覆之心。處各足之分。勿以彊大陵弱小。無以弱小抗彊大。于以求宗社安寧。身家休祜。勿爲天心所痛也。所貴君子者。非幾甫萌。亟返于正。使不善之心止于內。則不善之行絕于外矣。猛省于語言文字人情物態中。卽以省悟所得。施諸日用飲食。待人接物。以奮勵之志。求助乎義理。卽以義理既深。益助其奮勵。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詩曰。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屋漏之不愧。不可見也。手目指視之處。大端無愧。則屋漏之中。不堪獨對者少矣。

言必求過人者。浮華之志也。行必求勝物者。驕忿之習也。所知所能。見于覿面。恐人不知者。小人之態也。心之放者體必傲。志之怠者欲必生。器無可受者量必盈。哀將至者樂必極。言以稱情爲智。行以瞻實爲仁。讓而處下。受益必多。美之所鍾。天地之藪澤也。蘊于內者。宏若九州之曠。深若九淵之潛。形于外者。肅乎其如秋也。斂乎其如冬也。使人知我。不如以我知人。以我知人。不如我之自知。使人愛我。不如以我愛人。以我愛人。不如我之自愛。以己觀人。見其面不見其背也。登高而頫視。前後左右。莫有遁形。道義也者。立于最高之地者也。以道觀而得之。亦以道觀而齊之。高卑榮枯。其致一也。行修而見困。曲不在己。行汙而見辱。咎不在人。非笑相及。橫逆相加。乃善惡轉關之幾。修省畏懼。增益預防。義理生焉。道德成焉。非笑之益。與切磋等矣。有發而不中。不怨勝己之心。天下之事。無不可爲。有百川學海。必至于海之志。聖賢之業。無不可成。有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之恐。則已往之失。無不能改。將來之過。必不復蹈矣。援輪、扛鼎、搏虎、抃牛。力之過人者也。烏獲、任鄙、能之。寒谷成暄。春叢零葉。說之最妙者也。鄒衍能之。君子雖居亂世。獨立而不畏。死生富貴貧賤。不動其心。不幸有過。知疾痛之決去。雖賁育不能奪也。不可爲之事。絕之弗爲。必不嘗試爲之。僥倖其或成也。非所宜言。緘之弗泄。必不嘗試言之。庶幾其無尤也。岱、恆、嵩、華。山之高大者也。古今無崩陁之患。梁山沙麓。俯臨大河。託基者淺。是以崩爾。君子積學于躬。舉事無悔。亦猶是爾。旅之爲卦。不獨羈旅也。凡非居之所安。而爲身所必託者。皆旅象也。有在上之旅焉。旅之上爲離。居上位者。柔而得中。順乎所近之象。是離象也。有在下之爲旅焉。旅之下爲艮。居下位者。止乎其所。不過望于人。是艮

象也。明乎禍福之幾。而以其所止從之。是以艮從離之象也。內之三。外之六。皆不吉者。旅之位不宜在上也。三陽皆不吉者。旅之德不可用剛也。齊桓公使敬仲爲卿。敬仲不受。得不居上之義。荀子云。迫脅于亂時。窮居于暴國。則揚其美。諱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言所短。有不用剛之義。所謂得其道也。陸機自知羈旅入朝。不宜居朝士之右。固辭都督。是矣。又恐首鼠致禍。起而受之。是居上也。嵇康處魏晉之際。名士鮮有存者。而以性烈才雋。至于箕踞待客。是用剛也。所謂失其道也。晉公子出亡在野。而鞭路人取災之道也。子犯止之是也。其曰天賜。幸中爾。此聖人取義于旅。以旅教人之義也。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善惡吉凶。各以類至。先王建官設屬。以占六夢。獻吉夢。贈噩夢。要使人知敬愼也。劉向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天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嘗近取諸身而驗之。晝之所爲。清靜端肅。或氣體節宣得宜。夢中莫非嘉境。若晝之所爲。昏昧不寧。偶爾疾病在身。夢中莫非惡境。夢境嘉惡。不盡關吉凶也。血氣既衰。卽多惡夢。蓋以一身之中。水火不能相濟。故見諸夢寐。率多缺陷拂逆。行乎坦途。忽焉入于榛莽。笑語敦好。忽焉戟手相向。瞷然人類也。忽焉化爲異物。皆血氣底滯使然也。形之所接。莫非實境。夢之所見。莫非幻象。物交于晝者。不知順逆所自來。夢交于夜者。安知吉凶所由至。故噩夢者。形神之自相警省也。非有妖夢而必踐也。是以左氏之書。不貴占夢也。所謂七日來復者。以衝言也。人身憂喜之事。與疾病加減。莫七日而不變。蓋與始事之日相衝。故必變也。相衝而變者。天地常理也。歲在壽星。而衝降婁。故知魯多大喪。陽氣起子而衝午。故知南國蹴射其元。

王中厥目。皆以衝言也。沮渠之時。有老父投書國門曰。源王三十年。若七年。三十者。術家所云正衝也。七者。術家所云旬衝也。是以涼臣曰。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其不爾。恐七年將有大變。此亦以衝言也。人之德亦有衝焉。凡相反者皆是也。七日不戒。必有潛消密損者。是以君子慎之。凡妖孽大作。皆由人心先有所忌。則神明不寧。凡形聲異常者。皆足感動而使之震慴。又或信道不篤。猥以妖妄之言。聞于室家。以及里閭。則鬼神之邪僻者。必起爲禍祟。以邀禱祀。非妖能惑人。人自惑也。禦之之法。惟堅守正理。不爲所動。則妖自滅。故張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譌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晉人妖夢。播說于秦。秦人執其君而不疑。阿童渡江。晉之喜而吳之憂也。謠不作于晉。而作于吳。平舒之神。遺璧滈池。乃水神自相告語。是年有射魚之事。安知非卽其徵。秦人惡始皇。而附會祖龍。遂成其讖。益信正氣無形與聲。凡有形聲。皆沴氣也。以靜默待之。以正道臨之。則帖然矣。祈而禳之。禍之招也。左氏立教之書。旁及神怪。亦所以佐教化。共太子見。訓人君不可濫殺公子。彭生立而嚏。訓人君不可宣淫。伯有爲厲。訓世臣之家。不可絕禋祀。老人結草。訓人子當從治命。不從亂命也。王子朝用珪于河。河神不受。則知違統背制。鬼神不饗。黃熊入夢。臺駘爲災。則知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不可不時舉也。諸如此類。所以明理弼教。不但志怪。而于訓戒無取。若干寶搜神也。治世多生善人。亂世多生姦人。所以治世多壽考。亂世多夭折。戾氣所生。自無久延之理。如木之擁腫者。生亦不茂也。然壽考豈有常哉。多行善狀。斯免人道之患矣。夭折豈有常哉。多行凶慝。斯立巖牆之下矣。命之所淆。不盡在天。王者政

教使然也。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凡粹精者皆理也。凡麤濁者皆氣也。物所以爲物。氣浮理也。人所以異物。理勝氣也。君子有三戒。不使氣浮于理也。君子有三畏。欲理之勝乎氣也。凡物有相從者。有相合者。相從者。以情相從也。昵就而親比也。如一之于二三之于四也。相合者。以義相合也。形雖隔絕。義則感召。如一之于六二之于七也。生成之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在乎相合。不在乎相從。如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雖與一相從。不成生水之功。彼各自有所生所成。非爲我也。以此知生成之理。重義不重情也。居官亦然。朋比猶相從也。非其私昵。不得與焉。聯事猶相合也。四海九州之人。相須爲用。如左右手。此亦一生六成之義也。昭穆之說。古所未聞。其始見于周書。或者殷人以兄弟爲世。世次紊亂。故周易以昭穆之名。俾一覽而辨。又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遞遷以亂其名。皆所以變殷法而立王制也。公羊正繼體而發臣子一例之義。責躋僖而揭先禰後祖之義。此二義者。皆以成再世之文。非易兄弟爲父子也。說者惑之。遂以閔爲祖。僖爲禰。不知公羊所云禰祖者。卽臣子一例之文。先君猶祖也。後君猶禰也。以例言之。不以世次言之。若不書卽位。服喪三年之類。皆當如子繼父之例。非謂後君卽以先君爲父。若兄弟子之繼伯父叔父也。脫以先君爲父。高曾之名。皆當易位。又何以律夫晉簡文、唐宣宗。世次在祖父之列者。乃父其從子與從孫也。近于戲矣。且先儒解此義。謂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曰猶曰喻。其文甚著。穀梁傳曰。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焉者。受國焉爾。曰非曰如。其文亦著。周人之禮。雖世次遞遷。而左昭右穆。一成不易。故兄弟相繼。則爲兩左兩右。祖孫相繼。亦爲兩左兩右。若以閔爲祖。

是兄弟之閒。卽爲左右。祖孫相承。亦當卽爲左右。而世次大紊矣。祖禰不可紊。猶昭穆不可紊也。公羊之設。與何休之解。皆未嘗誤。後儒說之者誤也。春秋仲嬰齊之義。亦如是。公羊傳曰。孫以王父字爲氏。解之者曰。是謂嬰齊當祖襄仲也。考之公孫歸父。乃襄仲長子。與晉謀去三桓。三桓惡而逐之。立其弟嬰齊。爲襄仲後。襄仲生而賜氏。故春秋所書。父曰仲遂。子曰仲嬰齊。何嘗以嬰齊祖襄仲也。時又有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別之。穀梁傳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何言乎疏之也。叔肸之子。乃文公之孫。于成公爲從父兄弟。故稱公孫嬰齊。襄仲之子。乃莊公之孫。于成公則再從祖也。故稱氏而不稱公孫。凡氏疏于公孫。故曰子由父疏之也。非以王父字爲氏之義也。袁宏曰。名教之作。何爲者也。準天地之性。求諸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宏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以此觀之。子爲父孫之說。名之不順。教于何有。甚不然矣。然則公羊之義。何爲乎言賜姓之典如是也。如襄仲當稱公子。其子當稱公孫。其子之子。不可稱公曾孫也。故以王父字爲氏。嬰齊乃襄仲之子。亦公孫也。然襄仲生而賜氏。不待其孫氏其祖也。孫以王父字爲氏。其常也。生而賜氏。其變也。嬰齊既有氏矣。安得不書其氏。比於得請而後氏者乎。何休之注亦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其說更明也。魯有仲氏。有仲孫氏。有叔氏。有叔孫氏。叔氏者。叔肸之後。仲氏者。襄仲之後。仲孫氏。卽孟氏也。孟氏者。里巷相呼之稱。仲孫氏者。公家所賜之姓。故書于經者。曰仲孫氏。傳則曰孟氏。文王世子篇。注云。旄人教國子南夷之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其音曲。是不然。先王教人。欲其明先聖之道。習治平之業。故已仕

爲學。則先職事所急。未仕爲學。則先志趣所向。彼四夷之樂。于志與事無取焉。學士不以居業。祭祀弗用也。奚取大胥之擊節乎。又云。教以遠方之樂。所以示與圖無外。異域咸賓。將以奏諸宗廟。而侈其盛也。夫國子血氣未定。志行未登。不宜亟示侈大。以蕩其心。先王燕則卻之。白雉則謝之。昭盛德也。卿士之適胄。瞽宗上庠之重地。相與誇張輿圖。羅致殊俗。又若與西旅越裳之事。自相悖矣。所謂胥鼓南者。周南召南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在是。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可類推矣。虞書云。侯以明之。必也更有觀德之方。非觀邪正於貫的也。羿逢蒙之技。所向必中。以此觀德。殆不其然。愚意侯以明之。蓋榜其過。行通衢。與衆見之。若射之張侯也。蛇足之說。雖出策士。君子取此。得止足之義焉。凡策士所言。有合道者。聖賢不廢。然策士必不可爲聖賢。其居心非也。蛇足之喻。恐其失利。非知止足也。別規所利。非能持滿也。此其爲心。去聖賢遠矣。卜居必就肥美之地。物產豐茂。則地力有餘。人之居之。亦乘旺氣。公劉度其夕陽。觀其流泉是也。卜葬者。必擇不毛之地。地力瘠薄。畚鍤所不及。萬世而下。丘隴既平。無發掘之憂。成子高擇不食之地而葬是也。二事切于日用。故竝舉之。漢人無通用之書。一事自爲一類。故考義詳而徵事確。是非亦多得宜。唐以後始通用諸書。但取文義相近。不復稽其原委。故引證多不倫。是非亦不合。其誤皆始于通用也。語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各自爲科。不可轉移。董子因春王正月之義。而明任德不任刑之說。因謂一爲元之義。而明正本之說。皆直舉本義。何嘗假借他義哉。今人以通用爲達。正用爲固。謬矣。王道宜常盛者也。則麟鳳亦非希有于世。不可謂暫至突出。而詭異之也。信其爲常有。則妖妄可破。必欲指

爲妖妄。而行以偏激之詞。恐益滋其惑。夫此二物。詩書春秋。大義昭然。韓氏歐陽氏。一以爲不祥之物。一以爲不識之獸。但覺有激而云。非明察之指也。苟常有之識獨具。則矜僞之病都絕。而王道愈明矣。韓侂胄南園記。楊萬里不肯作。而陸游作之。此文士與理學之別也。人子爲父母請文。要當擇人。操筆者應人之求。亦當知道。不得其人。而屬以文。不知道而受人爲文。以此志有道之士。定蓋棺之是非。能免怨恫乎。

# 繹志卷十六

## 兼采篇第五十八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正統之文所自始。文中子曰。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以正統立論之始。前此習鑿齒著論廢魏矣。謂魏既無德。又未混一。比于漢高不承楚懷。則晉當嗣漢。不當嗣魏。此正統義例所由來。非論正統也。皇甫湜曰。往之著書有帝元。今之爲錄皆閏晉。然則正統有論。其昉于唐乎。文中子生周隋之末。不忍天下無定主。故倣春秋爲元經。春秋之恉尊王室。元經之恉明正統。二書似同。實則不同也。春秋志存褒貶。元經志存統系。嚴褒貶者。所以正行事。行事正則天下治。明統系者。所以止僭亂。僭亂止則生民安。其治安之心一也。而用有緩急之異。尊王之恉。不待表于統系。善惡既明。則王道自尊。王道尊而君位固矣。正統之論。似有裨于尊王。然有既得之人。有必不可奪之勢。所云止僭亂者安在哉。所以元經雖存。而長于治人。必不能比春秋。故不甚表揚也。正統所在。遞有予奪。五德之家。以秦爲閏位。論者因之。遂以秦爲閏統。凡後此不正不一者。皆謂之閏。此可疑者一也。王通生河汾之閒。進始皇而黜齊梁。唐人承隋氏之基。隋受於周。有周承于梁之說。唐人襲用之。故正東晉而閏元魏。此可疑者二也。朱子以三國無主。舉蜀紹漢。論雖近正。其爲不正不一則無異。有云中山靖王後者。昔賢論其難辨。猶宋武之紹楚交。南唐之引吳恪。不得比光武晉元帝也。此可疑者三也。故歐陽子曰。正統

有時而絕。司馬公作書。亦云正閏之際。非所敢知。夫正統者。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也。一則無取偏安。正則深惡僭竊。故其爲說也。上有所承、下有所受、爲一例。居中夏爲一例。有道德爲一例。司馬公曰。苟未能混一天下。此三端者。皆不可承統也。夫不一固有定形。不正亦有定論。然而儒者無予奪之權。安得取既有者奪之。彼以不義得天下者。雖奪之亦無所懲。正者無以增其美。閏者不能正其失。善惡得失。不在統系之中。撥亂反正。亦非游夏以下。語言文字之事。故正統之論。可以不作也。或有時而絕。如歐陽子。或置諸不言。如司馬公。其義始無敝也。楊奐以歷代之統。分爲八例。八例之中。又各有常變。其說彌紛。其隙彌多。然而篡弑之人。直奪其統。不使在八例中。義正法嚴。亦不朽之見也。　國家之禍。莫大乎嫡庶不明。因使儲位不定。爲人君者。疑于弟幼而貴。兄長而卑。而無所決。爲人臣者。惑于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而不敢爭。此襄惠所以危而後定。朝猛所以亂而兩棄也。惟母后正位于內。媵妾不敢上僭。雖繼嗣起于微賤。而先君之嬖。莫非其嬖。則先君之子。莫非其子。所以致元子之孝。篤文母之愛也。若名號假借。嫡庶相軋。不獨害及胤嗣。他日配享之典。亦復紊亂。所失不一端也。東京以後。國家不幸有故。掖庭之內。遂欲宰制神器。于是貪立幼弱。委事父兄。一朝覆敗。身犯霧露。家嬰縲絏。一禍也。權歸異姓。雖身爲奧主。亦莫能收。二禍也。卽無二禍。而造膝請閒之事。不得不屏。政事鮮得宜矣。必不能斥絕宦官。而出納王命。皆歸貂璫矣。漢之和熹。可謂賢矣。然大過有三。後宮皇子皆夭歿。後生者輒隱祕。養于民閒。帝崩之日。迎百日兒立之。是與趙昭儀同惡。一也。久貪朝政。惡聞復辟之言。二也。令出房闥。養成宦官之勢。三也。故掖庭臨

朝。必非禮易之恉。宋武手詔。所宜取法。若唐中葉以後。不置椒房。或云先事慮患。預遠牝雞之禍。亦非知禮之論也。　庶子爲君。所以祀其母者。三傳之說不同。公羊左氏。皆云得同夫人之禮。既同夫人之禮。則入廟與世祀。皆不殊嫡夫人矣。獨穀梁之說不然。謂當別立宮。而以公子主其祭。公子者。公之母弟。或先君之庶子也。其祭享之事。終其子之爲君而止。孫則止祭嫡祖母。不祭庶祖母也。此義出喪服記。鄭氏之解。但恐孝孫之情。終不能禁。則越禮之愆。反不可盡責。不如左氏之義。爲得其平。然廟有二后。亦覺未安。明有三太后之禮。于奉先殿右。別立奉慈殿。大義私恩。並行不悖。吳文定公所定。蓋用穀梁。爲其母築宮之義也。至世宗時。孝肅太后。庶曾祖母也。孝穆太后。庶伯祖母也。孝惠太后。庶祖母也。世宗皆祭之。則子祭孫止之說。亦未從也。明制。廟中配帝一后。陵所附葬。乃有二三后。廟祀與陵祀不同。三太后既不附廟。又不附陵。世宗疑之。禮官請奉于陵殿。其主但題皇后。不書帝謚。而奉慈之享罷矣。不奉于廟。而奉于陵。無匹嫡之嫌。有相從先君之義。又不夷于諸嬪之中。禮之變而得正者。漢和帝行之矣。厥後順帝因之。可法不疑。題曰皇后。而無帝謚。其名亦順也。穀梁之義。謂仲子惠公母。不當于隱時祭之。非譏立廟也。若胡氏以考宮爲非禮。則庶子爲君。更無祭其所生之地。此議必不可從。奚取法之正、義之嚴乎。定此制者。故當以不附廟而附陵爲正也。　嗣君受顧命之禮。古無可據之文。見于經者。僅有康王之事。蘇氏謂君臣冕服非禮。而引孔子因喪服以冠之義爲據。夫朝廷典禮。當直舉本義。節取他文。以意通之。非王家所據也。冠禮之義。通于受顧命。是以文字之業。爲典禮之據。豈其然乎。夫喪服嗣實位。後世必不可行。康王所

用麻冕黼裳。乃天子祭服。尙與龍袞有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亦非純用祭服也。故注云。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爾時所用之服。酌吉凶之閒。示禮之變也。此必非倉卒所定。或卽古來相傳之服。前此旣無可考。不如直以康王爲據也。又謂不當吉服朝諸侯。引叔向辭嘉服見新君之義。夫天子見諸侯。無答拜之禮。而主喪之孤。有拜稽顙之禮。記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然則大行之前。非嗣子。不可答拜也。蓋大行初喪。不可一日無君。又不可遂行卽位之禮。代先君答拜者。卽爲後之人。所謂嗣子。定位于初喪。以主喪之位。定其爲君。非謂初喪時。遽以袞冕卽尊位也。傅咸曰。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康王甫受顧命。卽朝諸侯。或亦從禮之變。然於是日覲見。獨爲答拜。不在大行殯次而答拜。且對其臣稱名。明乎其以喪禮見。非尋常朝會之比。以此思哀。哀亦未忘。且古今殊邈。書缺有閒。安知非歷世相傳如是。何所據而責以變服也。叔向所辭。乃列國之大夫。欲以弔喪之餘。遂見新君。近乎不敬。是以辭之。王朝初喪。據之亦甚不倫。學者勿承其誤也。所當疑者。古者嗣君卽位。在大行五日旣殯後。所謂正棺兩楹之閒。然後卽位也。太保卽以是日。正康王之位。蓋必有故。胡氏所云。一失機會。恐萌窺伺之心者。事或有之。至云卽位之禮。嗣君不離哀次。告廟臨羣臣。皆以冢宰攝之。則不可行也。夫禮之變。不得已而變者也。其所習行。必不可從。從之則有亂。故變其舊制以通之。非棄舊也。所以止亂也。世代旣久。所云變者。又成典故。習行而無亂。姑從所安可矣。又欲變之。恐人情震駭。不軌者因生其心。非以弭禍釁安社稷也。惟必不可變者。則執古義繩之。如未踰年改元。是謂有死君。舍適

嗣立愛子。越冢孫。議支庶。是謂輕宗社。皆倒置綱常。亂在旦夕。過此以往。不得引上古久遠之義。變人情久安之法也。惟諒闇之禮。尚爲可行。不必如古者三年不言。但樸素以居。承祭而戚。猶爲古禮之可從者。唐敬宗見弒。江王爲宦官所奉。雖罪人已得。尚未正位也。宦官問其禮于韋處厚。處厚對以詰朝。用王教布告中外。以討平內亂之事。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卽位。此亦變之正也。時勢至此。安得不稍從其變。而必稽考古制。或云諒闇不言。或云正棺兩楹。亦不倫矣。人君大漸之時。舉朝之臣。同聞顧命。天下之公也。後世受遺輔政。不過數人。人主之私也。倉卒之際。或引母后。或引宗子。或引勳戚。皆非長策。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于義爲長。是以成王之崩。大臣出令者。羣臣將命者。莫非平日舊職。不以臨時易置。使幸進徼功之人。乘變入其閒。太子入自端門。居憂翼室。以示名器久定。不自今日始也。所以人心晏然。亂無由生。唐太宗崩于離宮。太子在側。爾時猶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衞太子入京師。其皇遽如此。不若成王之鎭定矣。若輔政之人。別有拔擢移易。同爲大臣。有得有不得者。其得者。不可孤立無助。必引氣類相近之人。以相倚仗。以相謀議。其不得者。勢不免疑懼。而思所以自全。朝廷之上。人各有心。猜防互設。必有姦邪。起而乘之。陰竊國命者矣。三代而後。若漢之高祖文景。皆不置受遺之臣。惟武帝欲立少子。始命霍光行周公之事。而燕王上官之變。由此而生。爭權相滅。宣帝命蕭周受遺。以爲經術之士。可以決疑定難也。而又參任史高。以成內外相維之勢。不思貴戚之人。彊力有餘。學問不足。賓客鮮克皆賢。子弟不能無欲。皆與經術之士。相抗衡者。又且婦人宦寺。從來與外戚相比。婦寺邀寵。必借譽勳戚。勳戚

攬權。亦布腹心託耳目于婦寺。所以終始一心。必不相負。此又經術士之敵仇也。一庭之上。兩家竝立。門戶塗徑。從此遂分。終于小人勝。君子敗。亦何益哉。然此猶其小者。至魏明帝。參任懿爽。而其事大敗矣。方其始也。私謂殺其事權。以撓其勢。豈知事權既均。桀者偏重。從而除其所忌。有若振槁。故文中子曰。大臣均權。而魏命隳矣。亦有宮掖定位。外庭不聞。羣小翼戴。朝士不敢非。至宋寧宗末命。而亂極矣。皆由先君私其親暱。掖庭樹其黨援也。故受遺輔政。不宜偏授也。　立君大事也。春秋之義。與義不與衆。與正不與賢。所云義且正者。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貴有常尊。長有定次。有定者也。母愛者子賢。子愛者譽賢。無定者也。從其有定與之。其無定者。莫敢覬覦。非分。所以杜絕定策翼戴之萌也。衞人立晉。左氏美其得衆。二傳皆惡其自立。不與衆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後事論。則賢君也。二傳皆許內之弗受。不與賢也。蓋主鬯重利也。有一人握其要。衆心不得不從者。何衆之可信。有大勢所必趨。衆口不容不譽者。何賢之可據。所衆所賢。未必皆公論與同德也。和熹所以召安。楊素所以翊煬。其事可覩矣。公穀二儒。先事立法。截然以衞人立晉。小白入齊。與簒竊同譏。其慮深矣。若宋高宗之立。不必上有所承。卽元祐太后璽書。雖曰稟命。亦衆情所爲也。又不可以此二案相律正也。凡定策翊戴。莫非姦人爲之。賢者處此。順天人之心。按牒系之次。定其所當定。戴其所當戴。何勳之有焉。何恩之有焉。韓琦、文彥博、晏然而已。不知其功。蔡確無端竊其名。史彌遠設械亂其眞。足以觀是非矣。解春秋者曰。立君非以尙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徑絕矣。

若無先君之命。無王朝之錫。不軌之人。包藏禍心。與正則功不著。樹私則恩可假。彼小人者。寧以國家之難。邀己身之功。是以二傳必謹之。愼子逐兎之喩。韓愈前定之說。又申言之。不可別倡異議。使身世並害也。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終于不可行。而以孺子正位。故聖人立法。適子雖少。亦必承統。而以大臣輔之。周成漢武。皆用此道。果大臣才可定難。效諸幼主而有餘矣。何必變大法以徼亂邪。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言其爲天之文章也。以其錯綜陰陽。攬挈星辰。是謂經緯天地也。雲漢舊法。首箕尾。沒七星。蓋以先天之卦。始震而終坤。故雲漢起東北。沒西南。以其麗天。故亦從天象也。僧一行曰。雲漢積水。當從陰義。陰氣起西南。盡東北。故以天稷爲首。大辰爲末。正與舊法相反。觀雲漢在中天之際。常近北而遠南。遠于後天乾坎之交。不及巽維。其爲陰義明甚。陰氣逆行。宜先坤後震矣。且以五月萌天稷。而下土所見。則在坤維。坤維與五月皆陰所從始也。若以箕尾爲首。則析木之津。乃後天之艮維。艮維非陰位也。箕尾以四月昏見東方。四月爲正陽之月。非陰候也。以此言之。一行之說長矣。　置閏之法。履端于始者。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爲曆首。蓋前此更無餘分。故以此日爲始也。舉正于中者。舉月之中氣。以正月也。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閏月也。歸餘于終者。每月氣盈朔虛。所有餘日。積成一月。則置爲閏也。氣者、四時之氣也。自立春交氣之刻。至立夏交氣之刻。得九十一日有奇。九十者其正也。一日有奇者其盈也。合四時計之。得五日有奇。是爲氣盈。朔者、日月之合朔也。日周乎天。月積而退。二十九日有奇。而會于日。每月常不足半日。合十二月計之。亦五日有奇。是爲朔虛。每歲之日。不足三百六

十之數。盈虛皆其餘日也。不及三歲。所餘之日。又足一月之數。至五歲而再餘。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秦時不問中氣。皆閏九月。秦以十月爲歲首。故九月爲終。取左氏歸餘于終之義。劉元城從其說。蓋春秋再書閏月。皆繫冬餘。似乎有據。然與舉正于中不合。故古今皆從舊法焉。日月盈縮。乃陽饒陰乏之定理。所云日遲月疾者。非也。且氣盈朔虛。皆以月不及日。故有盈虛之名。若月行有餘。不舉朔虛之名矣。且陰陽之性。無陰健于陽之理。故以退處不及者爲是。速進有餘者爲非也。明太祖主右旋。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星爲的。月居是星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月漸過而東。欲以此徵右旋。然而星隨天左旋。月亦左旋。而不及天。故初夜在星西。夜竟在星東。天進而西。月退而東。其爲東西。因進退也。何謂右旋乎。蔡氏曰。天度平運而舒。日道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法。所由作也。歲差之法。互有疏密。安能盡合乎天。迨法甫合。而天之差數又遠矣。觀甘石求歲星法。與左氏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不合。則差數可覩矣。今欲得日度所在。不當舍在天之次舍。而稽在書之差法。夫秋分昏中之星。卽冬至日躔也。春分旦中之星。亦冬至日躔也。以月食之衝。可以見日度所在。于日食之月。以前月廿七晨月。與此月初三夕月。推之。亦可知日度所在。要以交食不爽。則日躔亦不爽也。故曆家相傳。堯時冬至在虛。漢曆宿起牛初。朱子、陸象山、時在斗。比于堯時。已差四分之一。大統曆在箕九。比于南宋。則又差矣。凡此差法。不必盡在其書。大率亦從考驗得之。故蔡氏曰。古不立差法。隨時考驗。有差卽改。以與天合其義。固爲長爾。要之交食易測。節候難詳。則候氣失傳也。候氣之法。氣深管短。則氣不入管。氣淺管

長。則管不納氣。氣與管適相值。而後氣動于下。灰飛于上。今日月交食。可以如法推算。而未嘗不應。至于候氣。則周尺既亡。京準亦失。管之長短。無所取裁。與氣不相應也。竊恐交食雖得。而氣候有差。寒暑或爽其時。而不能知。觀春秋時。疇人之業。非不密也。尚有一失閏。再失閏者。此後乃無失閏之事。恐候氣不傳自無以正置閏之失。故寒暑雖覺小舛。亦不知其然否也。驗之于星。而星之次舍亦移。驗之于物。而物之紛錯難辨。獨有二至日景。所當推測而占候之。官萃于京師。恐有陰雲掩匿。適值其時而不見者。古者分方考驗。正爲此也。必也。設測日之官于四方。考二至出入。與曆符否。若有微差。卽當就日景爲二至。不當就算法爲二至矣。　古有朝覲之禮。或五年一舉。或三年一舉。有車馬之美。劍佩之華。足以觀才全德備者。威儀可象焉。雖曰文飾太平。然非海宇方康。物力殷盛。不及此也。天子于此訓上下之則。正班爵之義。明黜陟之典。達幽隱之情。雖車馬衣服。上所賜下。猶必將以謙遜委婉之詞。爲之饗燕。以示恭儉慈惠。迨禮畢陛辭。又繾綣不已。若揚舟紼纜。葵藿相傾。而四岳羣牧。爲之日覲。欲以少接之。然後詢察可詳。禮意可盡也。周之中葉。朝覲禮廢。論者謂禮教不明。上下之等不肅。冠履皆易位矣。刑罰不一。輕重出入行私。民生日狹隘矣。道德不同。言僞行辟。得志人心皆陷溺矣。親民之官。不近天子之光。險詖淫放。潛滋默長。漸不可芟治。皆由覲禮廢也。是以後世列侯。有至天子之都者。須藏匿車馬以市名。則貶損徒御以防患。禮樂文章之盛。後生不復見矣。　古有三朝之制。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曰燕朝。所以象天三垣。正朝太微也。外朝天市也。內朝紫微也。或曰。巡守之朝。象天市也。漢制有中朝官。有外

朝官。唐以元正冬至受萬國朝貢于承天門。朔望則坐而視朝于太極殿。常日則聽朝視事于兩儀殿。宋制常朝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皆三朝之制也。明制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常朝則奉天門。是有正朝外朝。而無內朝。故王鏊請復內朝之制。然後大臣起居有所。侍從臺諫。輪對有所。百司請事有所。人主裁決羣議。大臣廷對參酌。皆在其處。不若外朝尊嚴。羣臣悚慄而退。未嘗問一事進一言也。此朝會之禮也。朝廷之制。主于嚴敬。夫嚴且敬。則情或不通。先王制爲燕享。所以通上下之情。晝日三接。接之以禮。宵雅肆三。樂之以樂。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玉帛筐篚。以生其光。亦不必過隆也。但稱其德。斯賢者受之矣。夫賢者不必以飲食幣帛爲悅。然所以安其身。盡其心。未必不在于此。蓋君子難近者也。苟不由禮。無由近君子。而君子亦無得近于所尊。故得其禮。而後能安其身。安其身。而後能行其道。是以一燕之頃。君臣之閒。莫不相勉以禮義。相慶以福祿。相觀以威儀。相示以大道。相勖以謹愼。相戒以傲慢。無往而非道德之感焉。豈惟無否隔之憂。亦無流湎之愆矣。且燕享之禮。有以知長治久安之道焉。君臣一體。福祿同之。可不見兵革。政治盡善。愆伏不作。民閒物產衆多。可備器利用。人情安泰。暇豫無皇。遽迫促。莫不樂于行禮。亟于親賢。故王者于此。與天下同其樂也。不得已而用法。整齊。仕于朝者。無不畏罪憂譏。不知有位爲樂。惟掩義冒昧之人。偸安恃寵。側身靦顏于其間。以恣取民閒財利。非國家之慶也。　禮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注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又名曰公禰。據此則非謂所祧之遠祖。乃入廟而祧遠祖之新主也。古者易檐改塗非廟。廟而易之改之。所改易者。當祧之一廟。

迎新祔主入居焉。故謂新祔主。爲新祧廟主也。武王伐紂。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卽其義也。軍中所載。或更作主。或卽用廟主。則未可知。觀禮文云。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則從更作爲是。又云。無遷主者。蓋不更作主。則主命耳。以今度之。主命尤是。夫征伐之事。慮有勝敗。故欲就先君虔卜焉。巡守吉行也。載主何爲。蓋天子一出。而祖考之靈。皆離其次。以相從于道路。然則人主可慢遊乎。載主之禮。亦所以節慢遊也。

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計臣附會而一之。遂爲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爲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伺其賤。京師之官伺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賈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踊。尙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于諸路。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粥。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息。民所不堪。督以軍法。不避朘下之名。不厭爭利之譏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今之義倉。非古也。隨氏之法。藏于當社。卽以社司主之。其出其人。取于鄉黨。故名曰義。不知何時。而官吏攬爲己有。法斯敝矣。朱子所用隋氏故法也。若以官吏主之。民不得而有之矣。況又以義爲名。而斂民以實之。是不義之尤者。被以嘉名。不亦誣乎。故義倉之法。至後世而可廢。必欲行之。一準隋氏之故。藏于當社。以社司主之。如曰當社不可藏。則城郭亦不可藏。如曰社司不可任。則官吏亦不可任矣。昔晉國饑。文公問于箕鄭。對曰。以信。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

出如人。何賈之有。今以義倉斂之。以官吏司之。民心皇皇。懼官吏之自入也。何信之有。陸象山更欲另置平糴一倉。以代社倉之匱。其說亦善。可兼取也。　救荒之法。有平昔豫備。有臨事區畫。要歸于有司之才智。其法亦無盡善。無奇策。足以濟艱斯可矣。所云平昔豫備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古法也。後世儲蓄少而豫備疏。故陸子爲平糴之說。萬家之邑。有穀千斛在官。迨其饑也。千斛在市。米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以此摧富民閉廩騰踊之計。亦良法也。所云臣主修省者。記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又曰。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又曰。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又曰。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此世所謂迂闊。而格天心。致和氣。未必非至理也。所謂臨事區畫者。其法有二。一曰賦粟。一曰賦粥。賦粟之法。有取諸大臣家。以餼國人者。有請于君。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者。有告糴鄰國者。有喻富人義助者。有或出帑。或發倉廩。出帑十一。發倉十九者。有請截留上供之漕者。有興力役。以養饑人者。有糴石以上。則閉不與。以禁射利者。要皆隨時制宜。不可一法齊也。席書賑法。昔人稱其最善。以爲專設粥。則侵冒者少。故所活居多。死者無露胔耳。大抵給發之有冒濫。賦斂之有侵擾。會集之有疾疫。伺候之有廢誤。雖三代不能無之。要在有司公廉。吏胥畏法。使其利常歸于民。不歸于公家之蠹。與民閒之桀。則幸矣。朱子曰。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又曰。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于

凶荒之餘。所惠者淺。亦無濟矣。又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此探本之論也。水旱之災。無時無之。若夫吁嗟而請雨。徙市以自責。伐鼓用牲。于社于門。要之皆具文爾。亦無救于饑人也。夫旱災之後。毛澤已盡。民所恃者。水族之產。與來歲之成爾。胡不弛山澤之禁。使被災之民。知有其處。移家而往就焉。耕沮洳以種宿麥。捕水族以給鮮食。亦足當稼穡十二矣。水災之後。因水所決壞陂澤之障。隨其所歸。而宣道之。蚌蛤魚蒲。亦足救目前矣。水去之後。其田塡淤。所收必倍。苟無失種。畝數斛可必。又來歲之益也。是二法者。不煩有司賑恤。而民可自給。救饑良法也。其他若穀土之田。不以供畜牧。瀉鹵之區。不以私豪右。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埸。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廢業占空。游手徒食之人。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詩曰。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言王者爲成法示人。使民就以謀生。此又先災告而修備者也。　漢有南北二軍。北軍所以衞宮掖。郎中令主之。南軍所以衞京城。衞尉主之。高后之時。呂祿以上將軍將北軍。是后戚既爲將軍。復行郎中令之事也。呂產以相國將南軍。是后戚既爲宰相。復行衞尉之事也。二軍皆屬呂氏。勢之甚重者也。北軍隸內臣。內官呼之甚易。外官則難。南軍屬外臣。外官調之差易。太尉欲誅諸呂。必用計先入北軍。蓋既得北軍。卽不患南軍不從也。張柬之謀誅二張。先引李多祚、楊元琰、共謀。二人皆羽林大將。羽林者。漢北軍也。元宗定內難。所資萬騎之力。誅太平主。亦先定北軍。後收逆黨。李輔國方橫。請以羽林騎。行徼捕事。李揆力言不可。謂以內仗之兵。充京城守衞。則兵勢盡歸內臣。忽有非常。外官何以制之。由是觀之。內臣欲兼統外兵。未

嘗一日忘諸懷。所賴宰相力言不可。則計無由遂。明世宗時。李司馬承勛。請以騰驤四衛禁軍。隸兵部。考選精覈。竝如旗手等衛。內臣力爭之。世宗從承勛言。宮掖之衛。外臣亦可提調。此制最善。又過漢初矣。

春秋所書作丘甲。丘出一甲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以甲士三人統之。是二十五人爲一甲也。四丘爲三甲。則一甲所出。乃十有八人。未及一甲之數。故不曰丘甲。而曰甸賦。成公元年。作丘甲。先儒未有定解。胡安國曰。或三甸而增一乘。或每乘而增一甲。皆未可知。三甸而增一乘者。增車數也。向者三甸出車三乘。今則三甸而車四乘。車增則徒亦增。而每車七十五人之數未增也。每乘而增一甲者。增徒數也。向者每乘七十五人。今則每乘百人。隨車之徒。增三之一。而千乘百乘之數未嘗增也。總之。向者一丘所出。未及二十五人。今則丘出二十五人矣。故曰丘甲。是增甸賦三分之一也。杜氏直以爲丘出甸賦。而云四倍于舊。所增過多。恐不至此。古者籍兵。或多或少。大抵皆從此法增減。但古法先取游食之民。而不輒及農家。不獨周禮夫征里布爲然。卽秦之戍役。先發贅壻賈人。後以曾有市籍者。後又以大父母父母。曾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右。今謂之虐政。猶未嘗驅農人遠戍也。故胡傳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車爲主。而足兵。弛力薄征。當以農夫爲急。增賦竭作。不使末業獨免。其說最善。蓋言國有征發。田賦之供已定。無可增益。倘有增益。則取諸末業耳。後世籍兵之法不行。而戶口之法。猶當本此行之。往時故籍丁與糧爲兩端。有有糧之丁。有無糧之丁。糧以充稅。丁以給役。分而爲二。歷數百年。不使合一者。使力田與末作之人。皆有事于公家。其法亦善。後之有司。以爲租

之與庸同于取錢丁有死徙登耗難于檢括一切配入田賦使有田之人卽供役之人立法非不便第恐姦巧之人以無丁之故詭易名字析戶口以避踐更紛多而不可窮詰又恐自此以後游手之民益衆力田之民益困倘有籍兵之事勢必獨問諸田疇而末作浮食永無調發及之古者甸田竭作先王夫征里布之指全失之矣游民日多風俗日壞凡趣一時之利壞百年之制者皆非良法故胡氏深譏其非古也

古者兵出于農世臣大家舊有采地卒乘素具什伍相轄按籍而求之百乘之賦俄頃可得故易以倡亂周公遷殷民于洛使離故處卒乘易居部曲遷移且新舊錯置互相檢察形格勢禁雖欲動而不能所以杜反側之萌莫善于此授以田使有家授以事使資生又擇其賢者授以官使不絕仕進之路十餘年後少壯迭起以從王事盡泯新舊之迹無復高門降蓬之感皆所以全民生安王業故杜林以爲挫彊禦之方詘驕恣之節也然所徙之地家本土者恃其舊居陵侮浮客客居不堪其侮而疾視之徵發期會稍有不當吾民微見不服狼子野心卽爲扇動其閒故周之盛時必選元老賢者臨之授以重任資其長策多士數篇駕馭之方也後世兵農異途無采地世爵無卒乘部曲雖有亡國之墟不必行徙民之令矣大抵徙民一事惟天下初定民居未安兵力尙彊宿將猶在故奪其懷土之思而無敢不服屬有反側重兵臨之利劍戢之爾或旣有倍逆之迹赦其駢戮寘諸他所感更生之恩亡去鄉之戚抑亦其次若夫承平旣久民居已定兵力漸惰宿將僅存此時而欲徙民適足生亂故伍被倡言冀以煽衆石建爲相妄議獲譴此不當徙而徙之患也漢末呼廚泉入朝魏王操留其部曲散處太原上黨之閒厥後遂有五部之患

則非所徙而徙之過也。元魏以北邊六鎮。地廣人稀。徙中原彊宗子弟實之。號爲府戶。役同厮養。宦媪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士族帳。各居榮顯。以致彼此顧瞻。每相憤怨。及胡后之時。刻削日深。人人思亂。此卽徙之後。新舊異視之患也。古者。徙民之法。先爲營邑立城。制里割宅。凡阡陌之界。門戶之閉。至于疾病昏姻死喪。皆有經畫。以安初徙之心。又或發屋伐樹。燔破甍積。以杜思鄉之志。然皆不免驚動。起怨咨。滋浮言。致生亂也。至于徙兵。尤爲甚難。葛榮石晉可鑒矣。故胡傳甚言其非。而曰。春秋書遷國者。皆垂戒詞也。

所謂釋奠釋菜者。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菜者。蘋藻也。其學官四時之祭。皆名釋奠。釋奠者。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食飲酬酢之事也。主于行禮。非以報功。故與他祭鬼神不同。今釋菜之禮亡矣。而釋奠尙存。蓋因隋唐以來。著之爲令。有司春秋行事。故得不廢也。所謂先聖先師者。禮記注曰。諸侯始受封。天子命之主學。爲其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若四時之教。常事耳。惟釋奠先師。不及先聖。信斯言也。則先聖之祭。國不再舉。歲事所及。止于先師。非通論也。夫三代以前。未有孔子。先聖先師。必有其人。隋唐以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宋人作學記。先聖先師。未嘗詳辨。歐陽氏云。自孔子沒。天下皆尊以爲先聖。又取門人高第者。配焉爲先師。不知何時。而以先師爲孔子之恆稱。洪武之元。傳制遣官。祭先師于國學是也。張孚敬正祀典。冠至聖于先師。以稱孔子。其號始定。不可易也。建安熊氏。請以三皇五帝。爲道統之宗。皋夔諸人。爲天子公卿之師。式而祀于天子之學。宋濂亦曰。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若舜、禹、湯、文是也。而以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其說亦可行。但太學之外。更立天

子之學。古無此據。所以明世宗。行其禮于文華殿。不更立學也。先師之祭。必以上丁者。聞諸友人曰。取義于陰火也。陰火者離象也。文明之象也。　養老之禮。三代所同。文王獨稱善。以其不委有司。使其子孫養之。而授田于官。極其親愛之心。不憂物力之困。法之最善者也。故盛世之老。養于有司者少。民閒自爲養者多。聖王養老之心。施于適饌省醴。猶少。施于朝夕飲酺者多。此周公制法。所謂本文王而推廣之也。漢武帝復高年子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此制在乎禮經。所云九十者。其家不事是也。他時不行。武帝行之。可謂能復古矣。　從祀之賢。七十子無得而議焉。其餘則歷代所損益也。是以進而俎豆。退而黜奪。莫不經衆賢所論。以求衆心所同。而後躋于先聖先師之側。進仲舒、尊王道也。進后蒼、傳禮也。進王通、胡瑗、師法後人也。進楊時、闢新經、爲衛道也。進胡安國、蔡沈、注書春秋也。進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可佐人主治天下也。夫尊王道、傳經義、師法在人。爲書佐人主。黜邪說以衛道。皆有益于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欲得而師之也。進而祀之。非有私于其人。蓋其道無日不在人心也。黜荀卿、言性惡也。黜揚雄、仕王莽也。黜王弼、崇老莊也。黜杜預、爲短喪也。黜馬融、附勢家也。黜劉向、進方士書于人主也。黜吳澄、以其事爲失名節也。夫言性惡。宗異端。短通喪。附權姦。以殺忠直。進方書于人主。而失名節。皆有害于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大戒。雖其人或以他端著稱。而此事不可訓也。是以黜之。非有憾于其人。以其事不當在師法之地也。其中劉向猶有可原。鴻寶之書。少時所爲。他日直諫之節。足以爲法矣。舉而棄之。是不許改過也。若歐陽修則有憾焉。修之從祀。相傳以濮議得之。人臣逢迎主歡。而傳以古義。其心不可問

也。且其持論與杜預同類。若杜預可黜。則修亦可黜也。如修者。師其直言于朝。不當後鄒浩、劉安世、而先及。師其教化于鄉。未聞有藍田呂氏之懿範也。彼不[illegible]以報魂[illegible]如黜修而進楊萬里。萬里之學。本于誠意。既純正可法。且正氣直詞。見諸論說者。皆足扶綱常淑人心有功于後世。所憑也。之不爲過也。　唐之政事堂。宰執議事之所也。舊在門下省。後移入中書省。蓋門下省給事中。所正之。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于宰相建白。例得駁正。不于門下議事。而于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寧塞默者多矣。此宰執巧于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爲也。　受命之符。五經皆無是說。其起于東漢乎。何以徵之。號之亡也。蓐收告之。秦之亡也。華陰神告之。劉曜之亡。浮圖相輪告之。苻堅之亡。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神者。宣二氣之化爲職。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俾知趨避。非故爲靈爽。以自詫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尤者。而後授以天下。漢之二祖。當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樊崇、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之間。天心決于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事鬼神何由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爲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惑衆。如山賊張滿。兵敗被執。猶曰讖文誤我。則光武啓之也。且牧野之師。勇不鼓于躍魚。武關之入。鋒不礪乎擊蛇。黃星起四紀以前。似有乖于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側。亦可當于與賢。況張掖石瑞。在晉爲

符。在魏爲妖。青蓋入洛。燕馬飲河。爲時巡。而爲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僵柳之書。兆成公孫。而眭孟未識。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西門君惠之語。如梟鳴彈丸之側。龜語網罟之內。適自速其斃爾。天之愛人甚矣。豈留此影響妄誕。疑誤無知之人。駢首就戮。必不然矣。　唐制祖廟南向。神主以西爲上。故韓文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此其制業。異乎神位東嚮之說矣。朱子祠堂圖。祀神主於北架。世次以右爲尊。蓋亦因乎唐制。而楊奐猶非之。以爲元之汴倉。卽宋之太廟。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卽古所云西南隅者。又云。杜祁公讀書堂。有石室在西壁。寺僧以爲藏書龕。奐曉之曰。此家廟石室也。然北架西上之制。今亦不行久矣。於此時而議及西壁。又甚駭人。則奐之說。亦存而不論之列矣。古之神位。以東向爲尊。蓋天之紫垣向東。天下山川之勢。自地絡而分。北至巫閭。南極閩海。繚繞如周牆。而泰山當其前。若樹屏然。亦東向也。顧東向之制。不行既久。雖有典章。不可爲據。猶夫土鼓蕢桴。陶匏藁鞂。皆不登于郊廟。由此觀之。祭法所載祀典。與諸經多不同。或亦諸儒各言所見。謂之無稽則不可。謂之有當則不合。猶夫楊奐石室之類與。　人之生也。氣之所化。初無性命賦于太虛之中。人之死也。與氣俱散。更無魂魄留于冥漠之內。猶夫東逝之波。無復西旋之理。其發于山下者。別是生生之氣。非復向時既往之[illegible]而來。果有沃焦尾閭之說也。氣非魂也。氣之靈變者爲魂。卽異日故以爲神也。體非魂也。體之聰明[illegible]卽異日所以爲鬼也。鬼歸地中。陰爲野土。鬼亦盡矣。神騰空[illegible]居處尊者。氣盛氣盛則魂彊。奉養厚者。精盛。精盛則魄彊。與夫達氣之士。氣雖散而神未散。精雖絕而神未絕。所以皆能爲神明

也。餘若懷憤而死者。精氣鬱勃。當不至無所託。正則亦爲神明。邪則必爲厲鬼。故祭祀之禮。必兼報魂報魄兩端。鬱鬯之氣。達于淵泉。以報魄也。膋蕭之氣。達于牆屋。以報魂也。得其所報。則魂魄有歸。神明與厲鬼。皆喜於有所歸。既有所歸。乃不爲人禍。無所謂求福也。更有物怪者。物不能爲怪。亦鬼神所馮也。妖邪之氣。徘徊空中不散。觸于草木昆蟲之類。則附而往馮焉。得所馮則爲厲矣。不然。則人心不正之氣。有以取之。蓋人心先有所忌。故形聲之異常者。感于心而爲震憺。心既震憺。邪氣入而據之。遂爲厲鬼所馮。所見莫非怪異。他人不見。此人獨見也。　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百官以畏。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王道大明。作禍作福。于己取之。無所事于神。道之不明。理無可信。不得不求救于神。以免意外之禍。愚夫小民。緣此冀無端之福。武人劇盜。稽首象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此何爲者也。遐想九黎亂德之世。大都若此。非堯舜明哲。孰與絕其源乎。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于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非無所據者也。